

鬼話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 鬼 話 —

有	作
著	權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續版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

編著者 方 俊 琴

出版者 上海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益書局

本埠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中市
廣益書局

外埠發行所 北平 漢口 江西 宜昌
廣益書局
廣東 長沙 開封 奉天

鬼話提要

近今社會。崇拜靈學。風靡一時。然大都係無稽之譏言。不足資以徵信。本書爲陰陵方君縵琴編著。其內容臚載靈魂之談。神異之蹟。事實既極真確。情形更極新奇。均是我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至其文筆之妙。能將各種鬼情鬼狀。摹寫盡致。令讀者驚心動魄。恍視一切幽怪真相於目前。手此一編。可以參神學。可以悟因果。可以增興趣。可以資談助。洵爲極有價值之札記小說也。

小筆記
鬼話目錄

孝感叟	一
幽魂乞食	一
疝子就紅	三
狐產子	四
喇嘛魂	五
學校狐	六
產鬼購食	六
瘦狐化人	七
回煞誌異	七
賣漿叟	八
州吏被攝	九

鬼話目錄

預知死	九
離魂夢	一〇
狐祟小兒	一一
媚鬼術	一二
長面鬼	一三
煙鬼念舊	一四
鬼市	一五
鬼受騙	一六
小鬼面	一七
羈魂吸煙	一七
狐仙治病	一八
神擊厲鬼	一九
豬轉劫	二〇

甲魚報冤	二一
產鬼受給	二二
鬼鬪毆	二三
怪爭鬪	二四
大胆受累	二四
蛇報冤	二六
屠豕業報	二七
火焚鬼	二八
兩日三險難	二八
生魂偶現	三〇
乩壇拍照	三〇
黑兔怪	三一
解馬語	三一

痰污鬼……………三二一

僧遇邪魔……………三二一

撫軍塔……………三三三

太守作冥官……………三四

雷霆顯報……………三五

縊鬼乞代未成……………三七

廊雷鎮怪……………三八

鍼蛇妖……………三八

宅中財神……………三九

小鬼遊戲……………四〇

辰州符……………四〇

夢中離別……………四一

夜巡神……………四二

蜀中陰界	四二
生魂謁廟	四四
凶宅鬼	四五
蛇妖作祟	四五
鬼觀博	四七
縊鬼失據	四八
詹艇長魂	四九
冤鬼示警	五〇
冤魂捕犯	五〇
魂夢偵凶	五二
狐鼠興妖	五三
康節預言	五四
論鬼	五五

義馬	五六
豬丐	五七
冤鬼索命	五八
夢中供詞	五八
屠人業報	五九
湖濱鬼	六〇
遊魂出竅	六一
魂領賑	六一
胡氏先靈	六二
燈下鬼影	六三
生魂離體	六三
狐魅弄光	六四
無常鬼	六五

於潛署鬼	六五
狐仙	六六
朱氏子復生	六六
陰司質證	六八
狐顯靈	六九
書齋狐仙	七〇
鬼爭居宅	七〇
碧掌駭人	七一
鬼被擒	七二
狐仙附體	七二
西商報友	七三
偷生鬼中計	七四
狐仙避亂	七六

縊鬼索命	七六
九尾狐	七七
鬼燈	七七
蜘蛛怪	七八
吉林疑案	七九
軍官顯魂	八〇
老魅驚馬	八一
廁中鬼	八一
于某驅鬼	八二
宿遷錢穀	八三
鬼婦生子	八四
縊鬼託孤	八五
鬼下帳	八六

廟旁女鬼	八六
鬼母教子	八七
僵尸教讀	八八
僵尸生毛	八九
淫鬼媚人	九〇
死後孽緣	九〇
鬼報恩	九一
召亡術	九三
考舍冤鬼	九四
溺鬼祟人	九四
三人同夢	九五
照中鬼	九六

小筆記

鬼話

(一名新子不語)

曩讀閱微草堂筆記。及聊齋等書。心竊好之。間嘗擬效顰一二。以誌所聞。徒以風塵歷碌。二十餘年。無消閒之餘地。溯自弱冠廢讀。負笈長征。半世辛勞。一肩愁緒。足跡所至。凡大河南北。長江東西。人情交際之餘。並聞及鬼蜮幽隱之事。晴窗公暇。追憶所聞。一一筆而誌之。哲學家幸勿憑一己之見。遂斷萬古之無靈鬼出沒也。時在壬戌嘉平月。野馬題於滬海之松江鱸署。

孝感叟

舅氏孫公。諱不書名。壽州相國燮臣公之族弟也。光緒中葉。權湖北孝感縣篆。邑有老叟。與豪某構訟。不得直。抑鬱以死。孫公旋解組。仍需次省垣。偶至照相館拍照。館主洗其片。則座右增一老叟。作伏地哀求狀。莫明其故。迨孫公取片歸。細審其像。儼然孝感受屈之老叟也。大駭不解。傳示戚友。僉謂是叟冤未伸。故其魂不散。今伏於座下。是仍欲乞宰官代其昭雪也。想經年之久。固無日不在公之左右。但人。不。見。不。聞。耳。適於攝影處。偶然一現。遂爲快鏡收其形。此叟但知案爲某官所斷。故仍乞某昭雪。並不知其解組後。無能爲力也。然冤鬼追隨。究與生人不利。公豈將歸道山乎。未幾果卒。

幽魂乞食

先伯父菊圃公。補黃州通判。先兄諱策。隨侍左右。接篆匝月。卒於任所。先兄因未了事。須赴省接洽一切。攜一僕往。道經陽邏。巨鎮也。宿於旅店。逆旅主人。亦所素識。是時日已沉西。乃命僕購燭。以備夜間作書之用。僕去良久未歸。先兄步出庭階。意欲瞻望。忽見側房一所以。簾蔽門。似有人自內欲出狀。而又不卽出。乃問是何人在內。欲出卽出耳。何必作態爲言。訖頓見簾開。一男子出。顏色慘淡。不類生人。旣疑且駭。迫而問曰。汝是人乎。是鬼乎。其人愀然應曰。我實非人。欲有求於君也。先兄陡聞非人二字。卽懼而怯步。退入己室。鬼亦隨至戶外。屈膝而言曰。小人寄此不了。欲乞援手。幸勿推却。乃問曰。汝乞我何爲。鬼曰。頃聞三老爺。菊圃公行三。補黃岡城隍。缺乞賜介紹書。俾往投効。先兄意事涉杳茫。靳不肯。鬼怒曰。汝不與耶。言時勢洶洶。將用武。先兄懼。婉言謂曰。俟燭來。當代作書。鬼喜謝而退。先兄急趨而出。見館主張皇喘息曰。此室不能住。不能住。館主問曰。豈有所見乎。吾知之。不爲害。是鬼生前名張升。向充江夏縣署門稿差。前年獲罪。辦地解回籍。中途竊逃。卽寄宿於此。初來此夫婦二人。皆有煙霞癖。久之。婦不堪貧困。投江死。其夫亦隨之投江。遇救幸不死。然苟延月餘。終服阿芙蓉膏斃命。故其鬼常出現形。雖不爲害。頗慊人也。今旣乞君介紹。姑無論真僞。祈卽妄爲之。幸能使鬼他去。則我旅館中。自此清淨矣。先兄允其請。晚間於門外化紙。並介紹鬼書。一恍忽遙見。是鬼深深致謝。并謝及

店東云。是夜宿於旅店。夜將半。朦朧恍忽之頃。陡見一人闖門而入。醉態模糊。大聲曰。能爲外人薦事。獨不能爲吾自家薦事乎。吾亦欲赴三老爺任所。言時餘怒未已。細視之。乃故鄉佃戶某也。將欲責備其無禮。頓然驚寤。惟聞滿室酒氣。薰人不解。何故。迨赴省。摒擋訖。卽歸。偶語先伯母途中事。及夢中醒後所聞。見先伯母曰。汝不知耶。某佃戶早經辭世矣。蓋飲酒過量。沉醉而死也。先兄始恍然。未兩月亦逝。蓋衰氣所召。故鬼得侮而近之也。

痛子就縊

某佃戶。送其主人赴戚家。戚家某夏屋沉沉。居人甚少。最後一廳事中一榻。左右各置竹床一。乃寄宿佃戶三人。於是廳夜初鼓。明月初昇。滿庭寂靜。三人各就一床。洋燈置於桌。猶未息也。忽見院中一婦女。攜一小兒。立於對面廊下。三人皆訝甚。竊謂此時何來少婦。豈不知吾輩寄宿於此乎。少選婦已至戶外。但見衣裳楚楚。髻影珠光。頗不類尋常宅眷。方欲致詰。忽聽婦開言曰。爾輩辛苦來此。我亦不欲擾爾。然爾等不宜估我榻須見讓也。三人陡聞婦言。頓覺毛骨悚然。知非人類。於是左右二人並趨正中一榻。懼不敢聲。旋見婦攜小兒入。張口呵氣。滅洋燈。而右側之竹床。咯吱響矣。三人皆不敢睡。靜聽其所爲。至天微明。聲響始寂。次早詢其家人。告以夜來所見。曰。是主人之少婦也。因其幼子出天花。

死。婦痛子情切。遂亦就縊焉。竹床者。乃其死後停尸之榻也。

狐產子

吾鄉一老嫗。操穩婆業。技頗精。遐邇慕其名。爭相延聘。至於富貴人家。閨闈門第。苟欲召致。雖寒冬夜半。嫗且不辭勞苦。蓋利其多金也。是以每歲所獲。恆數百金。一家老幼。賴以溫飽。某年冬夜。將半。嫗已就寢。忽有扣關者。謂某公館相召。速行勿延。並有肩輿迎候於門。嫗朦朧驚醒。急起披破羊裘。匆匆登輿而去。但覺道路曲折。忽左之。忽右之。俄而曰。至矣。嫗乃下輿。仰見屋宇華好。廳事中一老翁。降階相迎。白髯過胸。扶杖而立。笑語承迎曰。某家弱息。有產事。幸姥姥來照拂。言訖。以銀元五十番置桌上。謂嫗曰。假令產婦平安。嬰兒健旺。此區區者。卽以奉贈矣。嫗見多金。心大慰。望廳事中。除老翁外。環立而窺探者。皆粉白黛綠。極盡嫵娜之致。細視之。約十餘人之多。俄而導引前趨。直至產室。見一少婦。顰眉捧腹。左右扶持。及奔走承應者。無非二八嬌娃。嫗至此。幾疑是天上神仙。不復知身在人世間矣。然竊疑是家何多女眷。而少男子。遂亦不便致問。乃卸去羊裘。揜袖進前。爲產婦盡心致力。未幾呱呱者墮地。視之。男也。而尻下一尾。竊異之。且未敢言。於是閤家欣慰。俄而老翁扶杖至門外。隔簾而問曰。男乎女乎。嫗急應曰。男則男矣。惟多一尾。語甫脫口。老翁忽變色。忿然擲杖。怒謂嫗曰。汝太不知趣。安敢辱

我願謂左右速令去。勿遷延。繼而曰。吾家向不白喚人。可予銀元二。勿多給。此嫗辱吾太甚矣。嫗受窘。亦不敢致辯。受其酬。急登輿回。將至門。與人請其自叩戶。遂肩空輿返。嫗至家。家人環立慰問。嫗至此。似覺神志清醒。回憶適纔所遭。恍如夢境。默識去來所經之道路。彷彿邑中聖廟云。而臨行匆遽。一領破羊裘。未曾帶回。早起視床上。羊裘已置足間矣。而酬金二元。則灼然不僞。蓋聖廟空閒。久爲狐仙所據云。

喇嘛魂

壽州姚聚武少校。在京師講武堂監學。值歲暮年假。全堂學員皆回籍度歲。姚因離鄉遠。且艱於經濟。遂留堂不歸。堂址極寬廣。乃前清勅建之喇嘛僧寺也。庚子聯軍入京。燬於兵燹。光復後。卽就其址改建講武堂。時值臘底。堂中除姚外。餘則齋夫十數人。及守夜犬二十餘頭而已。一日晚間。姚將登廁。尋至廁所。見有喇嘛僧在內。是時姚已神識迷惘。亦未思該僧何由而至。乃別入一廁。廁中亦有僧如前狀。且手持數珠。彷彿默誦經咒者。於是順序尋去。皆有一僧。最後則一僧有身而無頭。其腔中血爲氣所鼓。血泡陸續上湧。驟觀之大駭。怪聲狂叫。犬聞聲羣趨吠。至齋夫亦知有異。結伴持燈來。而姚受此非常震驚。旋亦清醒。再往廁內視之。空無有矣。蓋卽庚子歲聯兵所戮之喇嘛僧也。

學校狐

姚聚武又言。昔在潁州府學校。爲教習時。夏日納涼。愛其樓清潔。夜間獨臥樓上。將欲朦朧睡去。似有人將其兩腿及足以繩束縛甚緊。心雖明了。而苦四肢不能動。且素日氣盛。不畏鬼狐。又以呼人援救爲羞。遂聽之久而苦甚。乃默祝曰。是仙乎。是鬼乎。何苦與我窮措大作難。毋乃氣量猶人。欲我服罪乎。祝已遂解。方憶日間與同人閒話。自負不畏鬼狐。故狐乘間戲弄之。而欲使其服罪也。

產鬼購食

孫小村家之佃戶某言。昔在湖北筷子街。寄宿旅店。聞店主言。每夜二鼓後。有一女鬼。懷抱小兒來購饅首。所給錢。當時灼然真幣。及至次早。則化爲紙灰矣。因受損無幾。且明知其爲鬼物。遂亦聽之。某問吾等可得見乎。店主曰。胡不可。客請遲睡。必見其來也。已而果然。見一女子。約二十餘歲。懷抱小兒。所着衣均甚鮮明。惟面目不甚了了。彷彿具五官部位而已。至則擲一錢於櫃。其聲鏗然。固不類紙物。某迎而問曰。何遲至夜深。方來購物。鬼答云。小兒早固不餓。直至頃間。方呱呱啼不止。言訖取饅首出門去。某謂店主曰。何不隨視所往。店主云。視將何爲。其停柩之所。吾等皆知之甚悉。此爲某姓婦。因產難亡。寄柩離此不遠。想是死後兒始產。故每夜攜兒來購物也。次早某卽行。不知其究竟如何矣。

瘦狐化人

先外祖母梅太夫人。言咸豐初年。夏日閒居。是時外家鼎盛。富貴爲一邑之冠。樓宅深邃。曠廢居多。有狐仙據其樓。人莫敢登。一日天黎明。聞樓上有步履聲。樓梯設於窗外。旋開歷梯而下。俄而聲入寢戶。隔帳微窺。見一老叟。約七十餘歲。赤上體。兩手叉腰。徐步入房。脇骨條條畢現。瘦幾如鬼。外祖母視狀。震懾不敢聲。俄而至寢前。面轉外立。須叟轉身揭帳。以手捫外祖母肘。覺其手指着體。其涼侵人心脾。旋又掩帳而外立。兩手叉腰如故。俄而又捫右肘如前狀。復轉身外立。少頃遂徐步出外。至寢門。兩肘觸門框有聲。旋聞歷梯而登。直至樓上。聲始息。及家人羣起。畢至。太夫人猶戰慄未已也。迨盥洗時。因手指戰慄。竟墮鏡於地而碎焉。是夜先外祖焚香於庭。默祝曰。仙凡異途。請勿露形聲。以驚人。後此遂無聲息。亦頗相安云。

回煞誌異

河南固始縣某。有一女。纔四五歲。值其叔某病故。里俗回煞。家人悉遠避。蓋煞凶神也。遇之不利。術者謂某日某時當回煞。屆期家人盡避去。某獨不信。攜其幼女。匿於別一屋。窗櫺恰對亡者室。兼可視及靈堂焉。乃堅閉門窗。僅留一隙。俾可遙觀。無何時將至。某自視之。無所見。乃喚其幼女自隙中窺。女初

見亡人床帳起煙霧。瀰漫漸廣。已而一室皆霧。中有一人。瘦骨嶒嶸。恰似亡者相。而又不覩其全身。惟見其幌蕩跳躍。若隱若現。自室內漸躍漸達於靈前。及至靈前。距窗較近。視之尤真切。但見其顏色慘沮。面目可畏。雖平時熟見之人。小兒不明生死情狀。至是亦覺毛骨悚然。已而其女忽蔽目不欲再觀。遂輕聲問曰。有異乎。只見女顏色頓變。頻搖首不敢作聲。某亦不欲強女所難。遂亦不令再窺矣。迨事後細問之女。乃歷歷道所見。言時猶悚懼未已也。

賣漿叟

正陽有賣漿叟。所居離城市約數里。道經叢莽間。一日天未明。叟挑漿赴城市。行至叢莽處。忽爲羣鬼所遮。鬼身皆矮小。彷彿十餘齡童子。或阻於前。或挽於後。使叟不得行。羣鬼鼓掌歡笑。若藉擲揄而行樂者也。叟被困。狀愈窘。歸旣不可進。又不能。乃憩於路側。欲待天明。俾有行道者。或可助已而同行焉。是時羣鬼。翺愈甚。左右旋轉。不令叟片刻安。無何。忽聽遠寺鳴鐘。羣鬼倉惶離叟側。遙向鐘鳴處伏地頂禮。叟得間。乃挑担急趨。不意鐘聲將止。羣鬼又追至。擾如前。俄而鐘復鳴。鬼又頂禮如前狀。叟卽乘間逃。如是鐘鳴則行。鐘停則止。已而鷄聲唱曉。羣鬼方紛紛如鳥獸散。而叟已將及城市。不復畏鬼之再至矣。

州吏被攝

壽州鮑采臣言其鄉有作州吏者。巧詐取財。無惡不作。一日閒居。在臥榻上。吸食鴉片。其幼子戲弄於床前。某忽喟然顧其子曰。若小兒。倘無父。豈不甚冤苦。妻在側。聞其出言無倫。次乃忿而搶白之。某亦置不與辯。少頃。顧謂其妻曰。可將竹床。移置廳事中。我欲於彼處少休息。妻漫應之。旋即去。爲料理。某亦隨至廳事。坐於側。督妻理床鋪。頻催曰。速料理。我不能待矣。言訖。伏案假寐。俄而仰首起立。向空自言曰。有何要事。坐堂而喚我。爲我道就。其妻初聆其自語。意謂作吏者此等狀。亦是常情。或因睡夢初醒。偶作譫語。亦未可知。遂亦不置意。少頃。見其語漸模糊。顏色慘變。兩手且作勢。似與人撐拒狀。其妻大駭異。乃扶至榻前。囑令臥。旋見其口中白沫外吐。未及安臥而歿。其族兄比鄰而居。偶自外入。將及門。忽聞鐵索瑯瑯聲。而後室之哭聲作矣。異哉。吏之不可苟爲也。爲吏而能奉公守法。尙不失爲良善。何況巧取賄詐。益之以吏威。助之以官勢。小民不爲魚肉。幾希矣。顧彼蒼蒼者。偶一顯其果報。未始非警戒後人也。安得天下後世人。以某吏爲前車。則小民獲福。豈淺鮮哉。

預知死

江西盛康民之姊丈王某。需次鄂省。充善後局委員。差誠摯寡欲。不輕取予。年四十。頗存厭世心。體雖

不健而未嘗有疾病。嘗居家。親友畢集。寒暄笑語。已而謂諸親友曰。吾將少陪。不復與諸君常聚矣。聞者以爲謔浪語。不疑有他故。旋見其命家人取衣出。指某衣曰。此吾最愛。宜着之。某衣吾不喜。可取置他所。已乃自起着衣。訖就榻上坐。顧諸親眷。屬曰。吾欲去矣。遂伏枕不言。再視之。氣息已絕。於是家人大痛。間有戚屬在側。向尸祝詞曰。家貧子幼。此時竟逝。毋乃太早乎。且身前瑣務未清理。尤不可竟去也。祝已。忽見其眸漸動。氣漸復。未幾果復生。舉首謂衆曰。此時不可去。耶。然則如君言。不去可矣。於是閤家及親友皆大慰。自此飲食行動如平時。家人竊幸其無恙。不意月餘後。復召諸親友至家。感然謂曰。吾向者欲去。而君等務不令我。去假使向日。竟然去。何等消灑。沒來由。又使我多濶塵市一月餘。而今實不願再聞諸君之言。吾去必矣。言次。復向家人索衣履。亦如前次。諸親雖勸慰。竟不聽。已而着衣。訖拱手於衆曰。吾此番真去矣。言訖。目遂瞑。竟不復如前之再生。怪哉。泉路茫茫。斯人來去。何自由。乃爾也。想具有夙根焉。偶墮塵溷。幸未爲利欲情愛所縛束。今一瞑歸真。想是涕淚而來。歡笑而去也。

離魂夢

表兄孫奏庭之太夫人。昔年居於壽州之舊宅。性慈善。睦族和親。憐貧濟困。凡出入門下者。無不道太夫人之淑德。有僕婦某媪。傭其家。年最久。一日夜將半。家中人皆入睡。鄉太夫人偶憶廚間食品未檢。

點。乃親身至廚下。料理訖。歸至中庭。是時月色明朗。瞥見僕婦行於階側。繞院左花台畔。俯身於地。似有所爲。意渠夜起便旋。而怪其不往後院。竟敢涉中庭之階側。將欲呼而止之。不意一轉側間。倏然已杳。心知非人。恐懼特甚。因夜已深。亦不忍驚及他人。遂匆匆返室而臥。次晨起。乃召僕婦問曰。昨夜汝曾至院中否。遂告其夜來所見。媪曰。未也。夜長夢酣。起何爲。况院中寒氣侵人。豈不畏受病耶。惟夜來得一夢。夢吾夫芸於野。吾攜饁往。至中途。器傾而碎。吾俯身拾取。太夫人所見。想是吾夢魂饁於野時也。

狐崇小兒

正陽關鄭某。巨族也。家崇於狐。污飲食。碎器具。擾無甯時。其家不肯敬事之。擾愈甚。詈罵亦甚。篋中衣飾無故自焚。有時睡正酣。忽焚其床帳。煙濃滿室。起而撲滅。始已。多方劾治。悉無效。有嬰兒纔周歲。白晝眠榻上。其婦自外入。見一老嫗抱嬰兒。轉入床後去。床後故有梯。達樓上。婦迷惘中。疑是其姑視嬰兒。俄而兒啼不已。婦呼姑。無應者。心大疑懼。急趨於後。杳無所見。惟聞兒啼聲漸高。乃涉梯登樓。一無所有。啼聲轉在屋上矣。婦大窘。急下樓覓人。家人畢集。其姑亦隨至。婦卽道頃間所見。於是家人盡登樓覓兒。但聞兒啼愈急。而愈高。直至聲響盡寂。始已。是時人雖衆。竟無可奈何焉。婦痛極而詈。繼而望

空哀懇。終無響應。迨至次日。婦床下置血水一盆。而嬰兒竟從此終香矣。聞後來鄭某至龍虎山。乞張真人勅治。迨狐既去。而鄭某家道亦蕭索矣。

媚鬼術

人情譎詐。變化萬端。小人伺隙投機。殊不勝杜防各弊。近時江湖一帶。乃有一種哀黨。發現焉。操其術者。亦有師授其法。故作窮苦之狀。而蠱惑一般慈善之人。其計幸得售。則不難騙取多金。墮其術者。頗不乏人。嗚呼。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信哉斯言也。長江輪船之上。及各埠旅館之間。皆該黨出沒之所。有某輪離埠上駛。搭客繁多。至中途。忽發現一人。就縊於廁間。衣冠齊楚。不類貧寒。經船員飭役救下。幸未及斃命。而旅客環聚來觀者。咸欲知其究竟。當詢其所苦。是人慘然致謝。且謂曰。雖蒙救援於一時。而未能解我心煩憂。生也。固不如死之爲愈也。乃歷敘所遭。云我於某埠起程。受戚某託。寄數百金。償其家之夙負。是款也。乃戚某變產之款。籌畫非易。而我自不細心。致爲竊賊所劫去。我負戚而戚負人。縱我不死。戚亦必不能生也。且我家非素封。尤難償此巨數款。是歸亦死。不歸亦死。言訖。嗚咽不成聲。聆其語。無不歎息。於是旅客中有慈善者。首先捐金爲倡。衆客協助。不須臾。已集百數十金。悉給是人。且好言撫慰之。而是人亦循循知禮。陸續叩謝焉。此卽哀黨之技倆也。後聞是人專在江

湖一帶以求死博人憐。爲生計。其就縊也。雖久久不致死。蓋別有一種媚鬼術。亦從其師所授受也。聞每歲除夕夜。必於住在地。所有大小寺廟。皆逐一焚香叩禱。已而孤身至荒僻叢塚處。復焚香叩請過往神祇。每一神至。卽向其稽顙至地。衆神皆至矣。最後叩請縊鬼。縊鬼將至之頃。威風極盛。至則怒目環視。似責其人之無故妄加干瀆也。然後其人獨對衆神叩額及地。衆神轉向縊鬼鞠一躬。此時縊鬼似准諸神之請求。頷領之。已而縊鬼先去。衆神祇亦陸續散。是人將此法行畢。則一年之內。無論在何處假就縊。均不致於死。否則亦不敢用此計以騙人也。

長面鬼

廬州孫明渠言其鄉有四古巷。深遠而幽僻。黃昏後。往往鬼出祟人。巷之兩端。各有廁所一。爲行人便旋而設也。有縫工某。居是巷之中。偶感腹瀉疾。晚間師徒明燭作活計。忽覺腹痛甚。將如廁。乃囑其徒應門。自往廁所。於是匆匆入廁。幸喜廁中清靜無人。遂解衣而登。少頃腹痛漸止。乃仰頭舒氣。瞥見坑之右亦登一人。心頗疑慮。竊思此人先我而來乎。何我初入時未之見也。謂其後我而來乎。何我登此久而未覺有人入廁也。旣懷疑慮。卽不免側目注視。俄見其人亦返顧。月色朦朧中。覺其面目殷紫。彷彿帶血跡。然疑而細審視。頓見其面長幾二尺。陰森可怖。大駭不暇理小衣。卽狂奔而出。未及家。見迎

面一人來。察其舉止行動。彷彿亦似登廁者。某竊思此人不知廁中有鬼物。我當告之。乃其謂人曰。幸勿前去。我適於廁所返。廁中有惡鬼。面長幾數尺。倘君去。必遭恐怖也。其人徐謂曰。確耶。面長究幾何。似我之面否。言時舉手燈仰而相向。只見其面目之長。較前更有甚焉。某駭極。昏絕於地。其家人及徒。久候不歸。乃攜燈尋覓。見路側臥一人。卽某也。已昏不知人矣。遂扶至家。灌以薑湯始醒。自此臥病月餘。病愈後。嘗舉以告人云。

煙鬼念舊

正陽朱某言。潁州某鄉鎮。有開設煙館者。與鄰人某最善。日常相聚。供其呼吸。一日鄰人死。倏忽數月。某將赴鄰鎮聽演戲。相距十五里。日間往。迨戲散歸來。天已曠黑矣。且細雨濛濛。急趨而歸。至中途。煙癮大發。疲倦不能行。偶抬頭。見前面一小茅舍。燈火熒然。細視之。一人據榻臥。且設煙具焉。某大慰。以爲此間有煙吸。將不致爲癮所困。乃舉步入室。見臥者非他。蓋卽平素最善之鄰人某也。是時精神恍惚。竟忘其已死。彼此相見無言。卽就榻臥。燃膏吸之。已而量盈癮止。乃徐徐欠身起。見旁有一茶壺。盪案上。時正思飲。卽舉壺就口。不意驟爲鄰某見。急起身。雙手按擦之。不令飲。某怪其吝。竊謂我兩人至好。煙旣儘我吸。獨不令飲茶。是何意乎。心雖忿怒。亦不便責怪之。卽起身出門。竟去。計自相見及相別。

始終無一語。迨至家。夜已深。然煙客多人。固尤未散也。某忿怒未已。乃對衆曰。適纔歸途。癡大發。幸遇鄰人某。供我呼吸。然不肯飲我茶。未免太寡情。羣聽其言。皆訝其語不倫。衆口相謂曰。汝遇鬼耶。某死已數月。安能供汝吸煙也。某應曰。是誠不妄。及言時。神漸清。回憶適纔所遭。確非虛妄。但鄰人死數月。我此時亦明了。是真奇特事也。又轉念鬼煙何能供人吸。且可以止癡。於是衆驗其外衣。則左右皆沾帶泥土跡。大惑不解。次日尋其處。正鄰某之坟墓也。新雨初晴。坟上猶帶側臥之痕跡。某乃恍然。昨夜事。是鬼款故人也。於是焚香叩謝。知鬼眷念故人。尤相助於昏暮急難時也。

鬼市

朱某又言。吾鄉內河有搭船旅行者。目的地未達。天已昏暗。且細雨如絲。風逆不能進。然未及停泊處。亦不便即止。遂勉力前進。客素有煙癖。因旅行未攜帶煙具。至是癡大發。無如何。惟有勤催榜人而已。未幾遙見燈火一簇。竊喜曰。已臨鄉鎮矣。又須臾果及鎮。急命榜人泊岸。遂匆匆下船。尋賣煙處。將入市。只見人煙稠密。臨衢設肆者。亦頗繁盛。舉首見煙館。喜而入。其間床榻數張。燈火昏暗。橫陳而吞吐者。約十數人。某即就空榻臥下。囑館主挑煙至。是時疲倦甚。不暇他計。惟陸續吸煙而已。少頃已厭所欲。遂側目視煙友。大半皆斷股折肱。四肢不完備。某是時神志迷惘。心雖疑。猶未覺怪異。瞥見鄰榻一

人置首於身側。以手燃膏。竊異之。猶未便致詰。旋取銅元二十枚。置榻上。起身欲出。館中臨門設錢櫃。出入必經之所也。櫃內一人。似是館主。某至前。卒然指問曰。渠吸煙者誰。何以首不在項。而猶能吸煙也。館主聞言色忽變。乃怒謂曰。汝行則行耳。渠無首。何預汝事。言已自摘其首下。謂某曰。汝看我頭。無言時。燈光暗淡。滿室陰森。某大懼。怪叫而暈。榜人聞聲。取火至。見某臥叢塚間。已昏不知人矣。乃扶歸。灌救漸蘇。遂道所見。次早復至叢塚處。察看所疑。見銅元二十枚。猶置一墳灘上云。

鬼受騙

劉蔭侯言。一老翁村居。胆最壯。每夜必至鄰村作盡夕談。喜吸潮煙。約夜深始回家。臨行時必吸潮煙一筒。沿路呼吸。迨吸已。卽抵家矣。每夜如此。未嘗間斷。一夜歸稍晚。而匆遽間。煙亦未盡燃。行至中途。火遂滅。忽迎面一人來。手攜路燈。喜而乞火。是人亦殷勤取燈出。任其就火吸煙。翁久吸。終不燃。竊怪之。是人忽謂曰。君莫非未過五七乎。若已過五七。用吾輩火。未有不燃者。否則終不燃矣。翁聞言。頓知其鬼。然亦不懼。故作感然之色曰。是也。我來僅三七餘耳。鬼曰。何如。我固謂君未經五七也。翁曰。吾初離人世。憶在世時。嘗聞人畏鬼。究不知人畏鬼。抑或鬼畏人。君來此久。當知詳細。鬼曰。究係鬼畏人。翁曰。鬼之畏人。所最畏者何事乎。鬼曰。最畏者。乃人之啐氣也。翁曰。吾等同類。不知啐氣時。君亦畏乎。鬼

曰。既。同。類。何。畏。有。翁。曰。吾。今。試。爲。之。可。乎。鬼。曰。胡。不。可。翁。乃。盡。鼓。丹。田。之。氣。猛。向。鬼。身。大。呼。只。見。鬼。却。退。數。尺。以。手。指。翁。作。急。遽。狀。曰。爾。是。人。爾。是。人。翁。不。應。連。呼。不。已。直。至。鬼。影。俱。無。始。大。笑。而。歸。

小鬼面

盛康民言。有族叔某。胆最壯。凡荒煙蔓草之區。獨行於夜。未嘗有所見聞。一夜約四鼓。自外獨歸。道經僻無人處。忽見一婦女。衣裳清潔。作時世粧。蹣蹣獨行。見某來。急趨而避。某意是誰家婦女。敢夜半獨遊於郊野。毋乃縊鬼誘人乎。乃涉其後。急追之。只見鬼行極速。某追亦速。俄而至一狹巷。某將追及。鬼無可避。乃伏牆而立。某追至。逼而視之。見一人面。其小異乎尋常。隱約於牆壁間。某舉手擊之。忿然嘗曰。何物鬼魅。敢瀆乃公乎。擊已竟去。亦無他異。蓋其豪邁之氣。足以懾服之也。

羈魂吸煙

山西商某。攜一僕營運於外。夜宿旅店。晚餐訖。取煙具出。就榻燃膏。一再呼吸。均不似平時之愜意。甚且燈不明。膏屢滴。疑手指不靈使。乃召僕代爲之。勉呼一二口。終不適意。僕去後。依然如故。乃向空妄祝曰。豈地下煙友。欲一嘗試乎。若然。請勿擾。吾將儘君吸。祝已果平復。於是且燃且裝。料理就序。卽將煙槍擬置對榻空虛處。又祝曰。請君吸。勿謙遜。在商意。不過姑妄爲之。詎意對榻空虛處。果似有人就

槍吸。且呼呼有聲。商大駭。不敢聲張。已乃陸續讓之。空處陸續吸之。讓不已。吸亦不已。商又祝曰。既屬同調友。相對不相見。未免使人悶損。君何妨現其形。共作永夜談。以破岑寂可乎。祝已。果見對榻一人。臥。中年容貌。衣服清潔。不類無賴之徒。鬼先開言曰。我吸君煙。幸君勿吝。但我亦非騙食者。我自相當報酬。君其慎言。耐候之。商曰。區區微物。焉敢邀酬報。况我非吝惜者。鬼曰。君盒內煙。充其量。似可厭。我欲。我有數百金。更有煙土百餘兩。均在此室內。願悉以奉君。鬼又曰。我生前亦經商於外者。病於旅次。卽卒於此室。當未死之先。我將資本及煙土。悉置此牆壁內。店主亦弗知。乃示其處。囑商自取之。且謂曰。該款君未可獨享。我猶須分潤之。可購紙錠若干。焚化給我。則受賜多矣。言時。僕忽入。竟無所見。惟商獨見之。只見鬼向其搖手。且示意。令僕他去。商如其囑。僕去後。鬼又令其堅閉戶。然後指示藏金處。令商取出之。果如鬼言。數百金外。煙土數包。遂一一置諸篋。鬼曰。尊僕不去。此款君必不能獨專有。故令僕去而後發。庶我報君之誠也。言時。夜將曉。鬼起身作別。倒退於室隅。於是漸退漸小。直至形影俱滅。次早如鬼囑。購紙錠若干。焚化室內。旋卽挾資他去。

狐仙治病

先母舅孫公。記事簿云。曩年在潁州府。值親串家有患病而禱於神巫者。亦隨衆往觀。堂上設香爐。旁

一靜室。云是仙人憩歇之所。巫爲一老嫗。立香案側。口翁張致詞默禱。亦不知禱者何詞。是時環立而觀者約十數人。戶爲之塞。公所立處適當門。未幾忽聞簷瓦有聲甚異。倏一物自簷端躍下。借公肩爲助。短足修尾。及地遂隱。公初覺有物自肩上過。甚駭異。旋聞室內言曰。我來矣。我來矣。我今番行路甚遠。由北京而來。困憊甚。擬少休息。爾儕幸勿驚。是時人雖衆。皆靜默無聲。巫亦不令聲息。室內仙人之言。似小兒女初學語言者。嚶嚶呀呀。纔可辨析。羣衆相顧頗異之。仙人言訖。約數分鐘。靜無語。俄而又言曰。我醒矣。汝等將何求。可速言。於是神巫代達某有疾。乞仙人賜方劑。應聲曰。我知矣。稍俟之。少頃內又言方劑已備。可將去。巫卽轉致乞方者。須臾又言我欲去。爾衆人可讓路。巫卽指揮衆人。分立兩旁。倏見一物如前狀。奪門出。轉瞬遂杳。室內設有暈素食品。約十餘事。此時衆入室細察之。惟龍眼蜜棗略少數枚而已。餘皆未動。公篇後書曰。是狐而能人言。非數百年修道不能。至是惟來去皆以原形。不知何故也。當仙人未去之先。衆皆乞仙人現形。俾衆瞻仰。禱祝將止。忽見室內一小女子。約十二三歲之譜。僅現上身。而不露下體。在室內東西行走。口中出言曰。這不是我。這不是我。頃刻之間。遂隱。

神擊厲鬼

湖南徐述昌之先君。宰江蘇贛榆縣。是時徐纔沖齡。而資質聰穎。特異羣衆。隨侍任所。偶出天花。臥病

內室。太夫人朝夕護持之。一日午後。正酣睡。太夫人坐於床側。手持針帶。兼照料兒病。徐忽覺由床上起身。立於太夫人之側。並不覺身之有疾苦也。見太夫人手執紅兜肚。俯首縫紉。徐素不喜紅色物。見太夫人爲此。心頗不欲。乃向太夫人手中奪取之。牽扯之頃。針忽墮地。太夫人亦未責已之非。遂轉身不顧去。思欲至房外戲弄。將及寢門。偶回顧。見床上臥一人。心有所觸。意臥者非乃我之身乎。我豈已死也耶。正猶預問。忽見戶外一巨人。面黑色。貌極獷惡。見徐出。舉手牽之。徐懼甚。不欲隨行。無如力不敵。只得任其牽之去。過後堂。至前院。院有其先君德政碑。恰由碑下過。徐乃藉碑自衛。一手挽碑。堅不肯行。巨人怒。將用強。倏見一金甲神。手執金鞭。昂然而入。巨人恐。捨徐而竄。至於側首一小院。院中壘草成堆。巨人繞堆轉。金甲神追至。舉鞭一擊。倏化爲薄霧。輕煙。濛濛四散。徐竊窺駭極。正思避匿。而金甲神已至。遂挾徐於脇下。覺挾處痛不可忍。金甲神挾徐直趨後院。至於臥室。揭帘而擲於內。徐一驚旋寤。覺此身固猶在床上也。見太夫人在側。乃歷敘夢中之所見。太夫人曰。無怪我針墮地時。固覺有弄之者。今乃知是汝耶。於是知生魂偶然出竅。遇及惡鬼。金甲神不先不後。適來於急難之時。蓋其先君是日赴某廟。爲兒祈禱。神使之來也。經曰。父母惟其疾之憂。信哉。情誠所至。神爲之感。格也。

豬轉劫

合肥虞叔銘言。邑附生某。能記前生事。其左手從未嘗以示人。故與叔銘善。嘗叩其故。怒然曰。我爲豬轉刼也。前生在某處。爲人家圈養。宰割後。倏如夢醒。自顧依然復人。見冥王。冥王檢冊。謂作轉生人。遂有二鬼卒。代我解黑衣。是時天嚴寒。頗不欲脫去。又不敢與鬼卒較。迨解脫至肘。我左手竊護之。不令盡脫去。鬼卒力掙之。衣遂破裂。僅留半肘。及左掌未解盡。余私心竊喜。然鬼卒顧我而笑。宜挪揄狀曰。我看汝將來且如何。已而押赴轉輪。覺迷惘朦朧間。身已墮褥。是爲今生。惟左手仍作豬爪形。某生而穎悟。幼讀書。弱冠後。遂考入邑庠。言時出示左手。固儼然豬爪也。黑毛茸茸。半肘皆然。叔銘言此事時。在清末民初之間。云其人今猶住居某處。轉瞬十餘年。不知其仍舊存在否。

甲魚報冤

徐述昌言。有至友。不欲着其姓名。前清末葉。官某省太守。喜啖甲魚。謂其味美。且滋陰。生平殺害約千萬計。致仕後。挈眷還鄉。買巨舟。揚帆渡湖。偶愛湖水清潔。坐船舷上。解履濯足。是時順風直駛。某坐船舷上。飽覽山色。遠挹湖光。襟懷瀟灑。頗有濯足千里之慨。不意至中流。忽來一巨鼉。齧其足。某大痛而號。其家人及僕咸來救援。正呼號間。又一巨鼉齧其另一足。於是人力上拽。鼉力下拽。加以岸上人呼號。援應。一時羣聲鼎沸。榜人等則以篙櫓刺擊鼉。而二鼉齧愈緊。愈不肯鬆。某至此心知爲果報相強。

無益徒增痛苦。乃囑家人速放鬆。毋相強。且謂衆曰。此我平生喜啖甲魚之果報也。家人不得已。惟有聽命。纔鬆手。只見二鼃東西分拽。竟分其身爲兩片。湖水盡赤焉。嗚呼。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人殘其類。物亦殘。其人誰謂蠢物無知哉。諺曰。蜂螫有毒。豈不償乎。

產鬼受給

鄉人某備於外。妻將臨產。某每夜必歸家宿。蓋恐一旦臨盆。無人照料也。家僅夫婦二人。別無餘丁。一夕歸稍晚。途遇一婦。相將同行。或先之。或後之。鄉愚不知避嫌疑。乃與婦問答。問夜犯風露。將何往。婦曰。至某村。某又問。至某村誰氏家。將有何事。婦曰。不相欺。我乃鬼之求代也。聞某人婦將臨產。數應代我。是以往耳。某聞鬼言。蓋卽己之姓氏也。竊憂之。而又不敢直告。乃佯作歡笑。向鬼賀曰。是誠大善。汝從此可以投生善家矣。鬼曰。是不敢望。不過脫離鬼趣。差堪幸慰耳。某又佯問曰。汝去求代。不知亦畏人家劾治否。鬼曰。劾治固有法。但人家不知耳。某問何法。鬼曰。只須雨傘一柄。張於寢門外。則鬼卽不敢入。某曰。然則別無他法乎。鬼含笑不言。固問之。鬼曰。此外尙可由屋頂尋隙施技。倘再於產婦頭上張一傘。則鬼技窮矣。但此法甚祕密。君幸不可以告人。否則與吾大不利也。某佯諾之。卽匆匆告別。由間道急趨而歸。至家其婦正腹痛。如鬼言。張二雨蓋訖。而意懸懸。猶不自安。未幾忽聞呱呱者墮地。某

始帖然。正於室內料理諸務時。忽聞屋後鬼呼某名曰。汝真狡黠哉。我一時不慎。洩露要機。竟爲汝所劾治。又累我三年不得代。汝真狡黠哉。某聞鬼言。吃吃笑不已。出戶視之。鬼已杳矣。

鬼鬪毆

廬州四牌樓某姓家。有一僕。性戇直。一夕見一婦女。粧束鮮豔。自戶外入。某視之。素昧生平。以爲訪其主婦者。乃聽其自入中堂。倏忽之頃。已無所覩。心知有異。亦不明言。乃竊向香爐內探之。果得一物。似骨質而非骨質。外裹紅絲。嗅之奇臭。遂取向無人處焚之。歸寢室臥。靜觀其變。迨夜半。倏見前婦來。向某索物。某曰。物誠爲我竊。但已焚化矣。汝要將何爲。鬼聞言怒甚。向某奮毆。鬪良久。力不敵。乃喘息謂某曰。汝真害我不淺哉。旣敗遂出門去。次夕又遇鬼於戶外。復毆擊。鬼又敗逃。自此每夜行人經其處。必聞有撒土聲。日久遂止。某亦竟無他異。此事在清光緒十餘年間。

女鬼長腿

武進丁叔和言其表兄祝壽峯。定遠人。嘗於某鎮見市肆櫃台上。坐一女子。衣服不甚華麗。而兩足之長。竟及於地。初見時。並不置意。及行過數家。默念此女何許人。何以坐人家櫃台上。而兩足更有如是之長。心竊異之。旣懷疑慮。卽轉身再察其動靜。至則已見其行立。亦如常人。乃隨其後。觀其何往。迤邐

行去遙見其至一巨宅。門庭高大。此女將及門。卽見門自開。女卽趨而入。祝亦追至。亦擬入。是門探之不意。舉步內趨時。覺其門堅閉。而門前塵封蛛網。似久無人出入者。仔細審視。並非人家。乃某姓之家。廟方知所見非人實鬼也。

怪爭鬪

叔和又言。其僕人李慶。同在杭州居宅。宅有一樓。云其間常出妖異。無敢居者。李慶自恃膽壯。獨宿是樓焉。床頭置一刀。用以自衛。一夜睡將熟。忽覺有人牽其髮。驚而醒。張目視之。見一物。面目漆黑。遍體皆毛。一手扯慶髮。且欲用武。慶大怒。舉床頭刀。力揮之。中其身。覺堅而有聲。然不能傷其體。怪亦孔武有力。與慶奮鬪。自夜半以至於天明。怪猶不去。而家人已漸次起。聞樓上有聲甚異。乃聚多人同登樓視之。則見慶一人。舞手中刀。似與人格鬪狀。而面容慘淡。如被邪祟。不知何故。遽呼而問之。慶見有人來。神氣復蘇。告以夜來所見。及格鬪之緣因。衆勸其休息。且謂妖魅出沒無常。人不宜與之較智力。他屋固可容榻。何必定居是樓哉。慶是夜卽遷出。而此樓終無人敢居矣。

大胆受累

香河程鵬九。言其鄉建四神廟。僱崔姓泥水匠。工築之。崔膽氣最豪。同人謂崔曰。雖此十餘里。有某村。

村間一廟。向無人居。聞其間常有鬼魅擾害人。君敢於夜間獨往。將神龕上香爐取歸。衆當釀酒款君。崔曰：是何難。今夜往取可矣。及晚餐後。崔乃攜刀自衛。踏月而去。至其處。見廟門堅閉。不得入。乃逾牆過。將香爐取下。傾其灰。正忙亂間。瞥見廟外一婦人。身穿縞素。直入廟門。而趨正殿。心知非人。崔即避入旁室。竊窺之。只見婦至神前。叩拜訖。頓將其首摘下。立庭前蹈舞。已而仍置其首於腔處。出門去。崔知其鬼。乃逾垣出。見鬼前行不遠。即隨其後竊追之。俄而行抵一村。有姑媳二人夜紡績。姑已就寢。媳猶織未輟。只見鬼直入婦室。崔因深夜。不便扣人家門戶。即於短籬外竊窺其所爲。少頃。忽聞姑嘗婦聲。婦則且紡且泣。若不勝其悲。然而鬼則在婦左右。慫慂其就縊。俄見婦輟績。抽身起。覓繩索懸環於梁。鬼則樂不可支。忽左之。忽右之。力助婦之所不及。俄而床上兒啼。婦乃就床上乳兒。須臾啼止。婦將起身就縊。而兒又啼如故。婦又乳兒。如是者三次。兒始睡熟。不啼。婦即就環上伸頸將縊。鬼亦助力於旁。正在刻不容緩之頃。崔於籬外窺之。甚悉。乃大聲急呼。破籬而入。碎寢門。救其婦下。是時姑亦醒。且驚及鄰舍。鬼乘間逃去。崔乃謂其姑曰：頃有縊鬼誘汝婦死。是我於籬外見而拯救之也。幸勿嘗汝婦。否則鬼將乘隙復來矣。於是姑及衆人皆慰勞而致謝焉。崔即辭衆。仍攜其香爐歸。將出村。見前鬼立候於途。見崔至。即迎而嘗責之。謂我自求代。何預汝事。而汝必欲破壞也。言訖。張手擊崔。崔即揮刀與

博鬪良久。直至鷄鳴。鬼始去。崔獨歸。向衆人道夜來事。且謂鬼怒未已。今夜必仍來尋鬪也。及晚間鬼果至。復與崔奮鬪。自初鼓以至於天明。鬼方捨之而去。衆見崔面日灰敗。毫無人色。皆代其竊憂。而崔則日間勞其工。夜則奮其勇。不三日。竟殞其命。蓋鬼陰氣也。人爲純陰。侵蝕陽剛。不勝。雖有餘勇。終爲鬼所算弄矣。

蛇報冤

徐述昌言。湖南有鄉人某。荷杖獨行。路經溝渠畔。見一蛇。爲蜈蚣所逐。蛇則倉惶急奔。及水畔。遊泳而渡。蜈蚣追至。爲水所阻。急不得渡。乃徘徊於溝渠之側。鄉人見而異之。頓觸其好奇心。乃以杖橫置水而。若駕浮橋然。意欲渡蜈蚣於彼岸。觀其所爲。蜈蚣得渡。追及蛇。蛇懼不敢動。張口以待。蜈蚣乃循蛇口入。食其腸胃。洞糞門而出。蛇卽斃焉。鄉人見而異之。竊歎物理生尅之奇。已而仍荷杖歸至家。頓發寒熱。且口作譎語云。我生前爲某人承君不棄。結爲至好。卒後因他罪。墮落蛇身。適聞蜈蚣逐我。我本懼而奔。值君至。呼君援救。君不聞我語。我亦不怪。但我已遊水得生。幸蜈蚣追不及我。而君務欲助之。杖使蜈蚣亦渡。竟斃我命。當我慘死之頃。而君坦然在側。既不拯救。且助桀爲虐焉。何君之太忍也。君既忍心致我死。我今亦不汝恕。必索汝之命也。言訖。汗流不止。發狂愈甚。其家人環伺禱祝。竟不許。未

終夜遂卒。

屠豕業報

述昌又言。其鄉人某。喜食肉。而食量最宏。每用膳。須肉數斤。終年如是。未嘗間斷。否則食不飽。且不願舉箸焉。中年後。忽患病。病中謂其至友某云。我病必死。緣生平食肉過多。屠豕無算。死後須墮豕身。經百有三劫。始已。友謂其病中作譫語。不甚信。且善言慰勉。某正色曰。非妄也。君倘不見信。我死後。第一次。卽轉生於某處某人家。離此不遠。君可往探之。額有白點者。卽我也。君倘念生前之好。祈買而殺之。幸勿殺。殺則免一劫。不殺則劫不除。且多受罪業也。叮囑再三。旋卒。友如其囑。往某家探訪。是家果於昨夜產生羣小豕。內一頭白點在額。友異之。遂出資購歸。因念豕爲某轉生。不忍加害。遂豢養之。未幾肥壯特甚。一日友因事遠出。適家中有客。至其妻將設饌。苦無肉。卽宰是豕。而用以燒烤。迨友歸。知豕已死。惟嗟歎而已。是夜夢某至。顏色慘沮。謂友曰。我未死時。曾囑君購豕卽宰殺。幸勿留。緣是時初生。知覺尙淺。卽受宰割。尙不至有大痛苦。而君不聽吾言。必欲豢養。今被燒烤。痛苦奚止數倍。是君愛我而返害我矣。今幸了一劫。尙餘百有二劫。不知何日方能償清也。言已嗚咽而退。其友亦驚寤。每舉此事。以規勸食肉者。

火焚鬼

民國九年三月十日。蚌埠大火。延燒數千百家。自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句鐘之間。數千百萬財產。及男女數十人之生命。悉葬於烏煙赤燄之中。巨劫之來。要非偶然也。有客挾妓。寄宿於旅館間。晨夢正酣。遭遭焚斃。慘哉。大抵天災所應致。非人力可得預防也。事後二三日。晚班火車抵站。下車之客。紛如亂麻。有人力車兜攬乘客。忽見二女郎。自站台上聯翩而來。云來自南京。僱其車。謂將至某客棧。車夫曰。某棧昨被焚矣。去將何爲。二女同應曰。我固知其被焚。緣我尙有珍貴物。存儲彼棧。將乘火後。以便尋覓也。車夫聆言。遂不致詰。已而二女同登車。令速行。當不吝酬資。車夫應諾。卽飛奔前去。未幾抵該棧門外。停車於焚餘敗堵之下。二女遂下車。相將行入牆內。車夫候於外。良久未出。遂高聲呼曰。守候久矣。何車資仍未給耶。呼訖內無應者。車夫大疑。轉入敗堵後尋之。不意人影皆無。旋有行路者問故。車夫歷敘緣委。僉謂曰。是日前此旅館焚斃之妓女。緣其心有註念。故雖死尙不忘生前所事也。

兩日三險難

懷甯王少魯。聞其業師潘鼎甫言。清同治間。髮捻初平。旅遊皖北。潁州府一帶。孤身作客。獨犯風霜。正行路間。遙見前面有二人鬪毆。一人忽露刃。殺一人死。棄尸路隅。竟徜徉他去。潘懼不敢行。疑爲綠林

豪客之徒。且恐人見尸。返疑是已所殺。則無從辯析。乃別繞歧路而行。未幾天色向晚。苦無村店可宿。見一古廟。雙扇洞開。入視之。並無僧徒。惟兩廊下停柩數口而已。是時進退無主。不得已就臥於神龕下。入夜天霽。月色甚明。忽聞停柩處略略有聲。大懼不敢轉側。竊於空隙處窺之。見一棺蓋自起。一婦人欠伸而出。赤頂散髮。至神座前叩拜頂禮。已而手一人首。彷彿日間所見路隅被殺者。雙手舉而拋擲之。且擲且舞。若不勝其樂然。旋轉身出門去。良久復回。仍叩拜於神座下。俄而雜聲唱曉。乃倉惶竄入棺內。其蓋復合。潘觀此情狀。心胆俱碎。天微明。卽出廟而奔。正行間陰雲四合。天復雨。益以雷電。荒郊無處可避。惟冒雨前征而已。適路旁有汎兵茅舍。趨前扣戶。有汎兵二人。開門納之。是時大雨如注。雷電直繞茅舍。二兵懼急。問客自何來。毋乃有隱惡。應伏天誅乎。客果有隱惡。請自出外。無累及我等。潘曰。我行道者。並無隱惡事。兵曰。君試立門外。倘雷不汝誅。再入戶可也。潘不敢與爭。只得冒雨外立。忽仰視。見對面樹梢頭。坐一老者。鬚髮蒼白。兩手執一女尸。俄而雷電下擊。只見老者雙手舉尸。迎向之。雷電遇尸。頓止不進。復返天空。潘見此大駭。謂此豈非怪物乎。乃返身入戶。呼二兵指示之曰。君等且試觀。前面樹梢所據者何物乎。二兵遙見相顧曰。此何怪。敢與雷電較優劣。我不爾恕也。言已舉土槍。多增彈藥。擬準一擊。應聲而滅。天亦開霽。再出戶視之。空無所有矣。究不知爲何怪也。此潘君自言。

謂兩日之間三遇險難。或者地方大亂之後。死亡枕藉。所見者其僵尸之類歟。潘宜與人前清孝廉也。

生魂偶現

丁叔和言其幼小時。值天氣暑熱。偶在門外遊戲。見家人購西瓜歸。喜而入。其家向有焦丁某。臥病已久。不能起立。是時其尊翁閒居在家。偶立庭階。見叔和匆遽自外歸。而叔和之前。更見焦丁某。蹣蹣獨行。手且攜菜籃一具。若似自外購物方歸者。亦如平素狀。竊謂某方臥病。未聞其愈。是幾時病瘥而又供職也。心雖作是想。並未呼某名詰問。某亦自入廚下。而叔和在。某後隨行。似若無覩。已而其尊翁願家人而問曰。某焦丁病愈耶。何頃間見其自外購物也。家人僉謂某病未愈。渠久臥牀。實何嘗能起立。而出外乎。尊翁聞之大詫。謂頃間固明明見某歸。何云不能起立。言已回顧叔和曰。適汝自外入。曾見某行於汝之前乎。叔和言未見。於是爽然悟曰。此豈某之生魂歟。人病垂久。靈氣不昧。偶與軀體脫離。仍不忘素日之職業。暫離仍歸軀壳。精神依然復舊。是以不久某病旋愈。

乩壇拍照

姚東年先生言。杭州有扶乩者。及降壇。叩請神號。乩書濟顛二字。衆知爲羅漢降臨。於是請曰。世人瞻仰羅漢。惜未覩及真容。可否許弟子攝一影。以便流傳於世。俾欽仰者。幸瞻及顏色焉。言訖。乩復動。書

一可字。是時壇下人衆。卽將快鏡設於對壇。若線較準。復叩神請顯像。以便拍照。已而卽向空虛處攝取。洗出視之。果現一影。衆大喜。傳觀訖。並叩謝神靈。皆歎數百年之羅漢。復於近世而得取真容焉。可謂罕矣。聞此像片行將廣佈佛教中。神哉。天地之大靈爽之跡。何處不有。質之哲學家。不知又將何辭以解說也。

黑兔怪

孫叔璠言。昔在黑龍江時。聞有某甲家。爲妖所祟。什物無故自失。久而祟及其女。千方劾治。悉無效果。聞有善符咒者。不惜重金。聘之於百里外。術士至家設壇。誦咒。是日親友畢集。皆欲觀術士之技。甲家設有饌。甚豐腆。將欲食時。忽失去四簋。舉家惶然。不知所措。是時離甲家十餘里。有某乙。夜守隴穀。獨宿團蕉中。攜槍自衛。夜初鼓。遙見茂草中一物。黑影一堆。蠕蠕而動。月色昏黃中。不能辨是何物。心知非野獸卽盜。俄而聞有聲息。曰。不怕。不怕。如是者。言之不已。乙乃取槍擬準。一發。應聲而殞。追而視之。乃一黑兔也。大幾如驢。身旁置肴饌四簋。莫明其故。已而憶及某甲祟於妖。今日延術士劾治。得非此物乎。乙乃走報甲家。共往視之。見肴饌四簋。果其家頃所失者也。自此妖祟絕跡。乃厚酬某乙。

解馬話

嘗聞馬乘成姻丈言。昔有某甲。自言爲馬轉生。今雖爲人。尙能解馬語。嘗乘馬出行。一圉人隨之。奔馳終日。天漸黃昏。離城市尙約十餘里。所乘馬困憊已甚。遙見郊外一白馬。無羈勒。自食野草。相去約數武。忽所乘馬。仰首鳴嘶。而食青之馬。亦遙相應和。某甲顧謂圉人曰。被食青馬無目。乃一瞎眼馬也。圉人謂相距甚遠。客何知其馬爲瞽者。甲曰。適聞此馬鳴嘶。乃係問彼馬。此去城市尙有若干程。彼馬之鳴。乃答此馬之言也。謂我爲瞽者。城市遠近。我不甚悉。圉人嗤其妄。甲曰。汝不信。可往視之。當知我言不誣矣。圉人如言往視。確係雙目皆瞽之馬也。

痰汚鬼

先母舅孫公輔卿。言有視鬼者。與三五知交。傾談一室。或坐或臥。均不拘形跡。一臥者。偶欠身吐痰。痰落牆隅。視鬼者不禁狂笑。衆問故。曰。有一鬼。立於牆下。某君唾痰。恰中鬼面。鬼爲痰涎所汚。其一種不耐狀態。實難形容。總眉搖首。四肢俱動。揮之不能受之。不甘縮身騰脚下。作種種無可奈何狀。故我見之。不禁發笑也。衆向其指處視之。惟痰涎一掬。別無所見。

僧遇邪魔

程鵬九言。滄州城北水月寺。有僧某。當未剃度之先。本一苦工。終年以挑水爲業。得資養母。行有年矣。

覺悟後。立意出家。師因其母無奉養。不肯收作徒。某乃持刀斷勢。師鑒其誠。乃剃度之。遂爲僧。日往城市。募化。迨夜深始歸。約三年。艱苦辛勞。居然重建佛寺。一日募化歸極晚。風雪在途。乃冒雪而歸。剛出城。只見一白無際。路斷人行。至中途。忽來一少婦。青衫翹髻。風致娟然。牽其裾。勸令至家。少休息。僧不應。行如故。口宣佛號。若未覩及少婦。然而少婦勸益勤。蜜語甘詞。務欲僧至家。聊盡供養之誠。僧仍不願。惟跋涉泥濘中。冲風冒雪而行。少婦隨之。約數里。終不應。將及寺。瞥然不見其來也。突兀其去也。幽杳。此不知爲邪魅。亂其心。抑仙佛之試其誠也。幸是僧夙根堅定。未爲所乘。否則不知作何變怪矣。

撫軍堦

族兄滬卿言。某巡撫抵任。衙署幽曠。乃別築一室。爲其嬌女及坦腹堦同居。其堦夜得一夢。夢東鄰一犬。越牆過。狀極凶猛。觸寢門有聲。似將覓之。噬而甘心也。醒而異之。自以爲春夢無憑。亦不置意。己而次夕復夢之。心頗恐懼。至第三夜。夢復如前。乃白於撫軍。撫軍曰。若其心病也。則已。假使確有物。如夢所見。宜早防之。遂調標營兵兩棚。移住於寢室之外。至夜深。果見一巨犬躍牆而過。其猛烈之狀。令人望而生悸。直趨堦之寢室。以首觸戶。衆兵大譁。圍攻之。擊而斃。乃懸於後院樹枝上。以待天明。將剝皮食肉焉。次早衆兵至樹下。正持刀解割時。其堦興起。聞夜來犬已得。現懸於某處。因思是犬何自來。何

夜間獨攻我之寢門。究爲何狀。我必往視之。盥漱訖。乃獨臨後院。見衆兵正持刀剝皮。血肉狼藉。堵至前迫而觀之。不意犬口忽張。積血上湧。濺及堵面。頓大驚悸。歸而卽病。醫藥罔效。未幾竟卒。噫。此其佛經所謂夙冤也耶。

太守作冥官

滬卿又言。某太守聽鼓有年。勤廉自勵。極爲上峯所契重。曾權某府篆。其所交遊者。自監司以次。極盡寅誼。中年後。致仕家居。忽一日。覺身體不快。倦而思睡。纔合目。見輿馬在庭。有一吏。素不相識。進而稟曰。請公升輿。往辦案。某恍忽之頃。覺身不自主。竟從其請。便衣登輿。旋覺輿夫肩而行。輿前紅傘一柄。前後隨行者。數吏人而已。彷彿在任時出行之狀。惟見天色昏暗。黃沙滾滾。所經之路。若在空中。經山渡水。皆涉虛空。離地約丈餘。俄而曰至矣。某下輿。視之。乃某省道署也。昔年曾經至其處。於是吏人引導。直趨內室。見觀察某。冠帶未除。二姬人伺立左右。某大駭。顧謂從人曰。何冒昧至人寢室。吏稟曰。公務也。無妨。請公吩咐。速帶案。言已。卽指某觀察謂公曰。此要案也。請公速下令。某曰。汝誤矣。彼爲現任官。我乃卸職人員。安能以卸職人員。而辦現任之大僚乎。吏復稟曰。有上臺公文在。是無妨。請施行職權可矣。某搖首未遽應。而吏人頻催不已。某無奈。僅曰。汝等謹慎照辦可耳。吏應聲唯。旋見吏人取

出拘票一紙。遙向觀察某返復映照。只聽某謂姬人曰。吾頭痛。可代我除冠帶。我將少休息。姬人諾。卽代其解去冠帶。扶卽臥榻上。而吏卽進前。出鐵索扣其項。牽之出戶。復請某升輿。取道回。某亦忘問吏等。歸將至何處。仍見黃沙滾滾。所經道。非復來時路。俄而望見里門。一驚旋寤。身固猶在牀上也。回憶夢中情景。歷歷如在目前。疑信參半焉。久之聞人言。某處觀察公已於某日某時歿於任所。其言某日卽某人夢之日也。乃悟前夢並非虛妄。蓋陰司重其人。特令胥吏前往拘攝也。

雷霆顯報

六安王振鐸言。光緒二十餘年間。邑東南鄉有農人某。貧苦甚。行將斷炊。不得已。往數十里外親友家。貸粟數斗。兩籬筐一扁杖。肩之而歸。行至中途。渴甚。乞茶於臨路村。是家男子出外。惟一婦人應門。甚賢淑。憫農人渴。與之飲。某乃歇担戶外。入室就飲。且小憩。以舒足力。飲訖致謝。將出門就道矣。不意兩籬粟已化烏有。而門前卽爲大道。往來行旅。不知幾何。更無計可查詢。某思求人告貸。實非容易。且一家數口。悉賴此粟以爲生。今中道遺失。一家將爲餓殍矣。不但無顏對妻子。抑無顏以對親友。思及此。不禁號陶大痛。左右鄰里間有來慰問者。無如愛莫能助。惟代其嗟歎而已。幸是家婦人賢。詢悉底蘊。憫其遇。慨然以資助。自任。乃呼某至家。謂曰。我家幸有餘糧。籬及扁杖皆不備。趁我男子出外。可及早

將去。免汝妻子枵腹盼望也。惟籬於杖得暇。祈見還。粟則不須汝償矣。某聆言。稽顙至地。謂嫂之德。畢生不敢忘也。言訖再三致謝。旋荷粟歸。農人去後。而是家男子亦返。日間贈粟事。婦未言及。其夫亦不知。偶至鄰舍閒話。一無賴村人。竊謂曰。嫂甚不賢。自君出門去。我親見其竊粟贈所歡。幸君細察之。夫聽已。卽歸家。查儲粟果非前日之數。乃大怒責婦。婦實告之。夫不信。責愈厲。婦因不善。不見諒於良人。悲忿哀怨。抑鬱難忍。卽於夜間投環死。其夫雖惜之。然已遲矣。乃厝柩於村外。夫亦不免自責己之非。越日農人至。入門卽問某嫂。其夫問尋某嫂何事。農人怒然應曰。某向日經此過。偶不自慎。失粟數斗。幸某嫂賢。慨然贈我粟。我一家數口賴以生存。皆某嫂之德也。今得暇。特送扁杖及籬筐還某嫂。且有。不腆土物。聊伸敬意。言訖問某嫂何往。其夫問農人語。方知婦死之冤。然已無及矣。乃歷敘婦死之由。農人聽未終。不禁大痛。捶胸自責曰。爲我事而累及嫂死。某將何以爲人。天乎。冤哉。何善人不邀神佑也。言訖大痛不已。旣而問曰。墓在何處。我必親奠墳前。此心終不安也。夫曰。天已向晚。俟明早偕汝往可耳。於是留農人宿。詣其家。至夜天大雷雨。忽有扣門者。聽其聲。儼然婦也。夫問誰。何。應聲曰。我汝妻也。速開門。雨溼衣透矣。其夫聞言大驚。謂此必鬼爲厲。不然人死數日。焉能得生。乃決意不肯納。農人聞婦扣關。頓觸來意。其一種感恩頌德之心。夢寐猶不能忘。今聞婦活扣門。心大喜慰。顧謂其夫曰。嫂

縱然是鬼。我亦不懼。我必起爲開門也。乃不聽其夫之言。竟開門納之。舉火燭照。果婦復生。乃問復生之故。婦曰。我亦不知。惟忽似睡熟。忽似夢醒。醒而覺此身臥諸村外。乃藉電光燭照。故得覓徑而歸家也。於是其夫及農人皆大歡慰。次早聞人言。昨夜雷擊無賴村人死。身畔置粟兩籮筐。不知何故。共往視之。卽前日農人所失之物也。噫。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世人每怪報應之或爽。烏知善惡將施。形影隨來。如某婦及農人者。又安得謂天道之無憑哉。

縊鬼乞代未成

餘姚魏伯言。自云昔在吉林榆樹縣岳家。夏日宿於廳事中。與內弟蕭汝倫同榻。夜十句鐘。蕭時年幼。早睡熟。魏因初至其處。雖就枕。猶未能入夢也。洋燈已息。而院中月色明朗。纖微悉見。忽覺有風自戶外入。直吹其項。驟受之。毛骨悚然。心頗恐懼。未幾忽動念。覺人世煩惱。生固不如死之愈也。已而百憂腐集。決意求死。因思此時安得有繩索。俾可助我懸樑。既而又轉念。謂我年方少壯。有何不得已事。何至求死。於是二念交戰。生念終不敵死念。久之。約十二句鐘。夜將半矣。忽起身呼蕭醒。蕭問何事。魏曰。速起掌燈。我將小解。祈伴我同行。蕭如言起身。燃燈已而魏前。蕭後。將至院小解。行纔及戶。瞥見一女子。衣月白衫。圓髻明璫。背立戶之左側。魏驟見心大恐懼。直躍門檻而出。蕭在後並無所覩。小解

迄復歸。遂不敢睡。二人直坐至天明。而魏求死之念。卽於小解時斷絕。過後詢其家。果一媳於上年就縊死。所着衣服顏色。亦與魏見相同。

廊霞鎮怪

伯言又言。一歲由滬返徐。姚廊霞鎮。與一戚偕行。船抵埠。夜色已深。月黑雲陰。昏不見物。魏先登岸。將入一巷。忽覩迎面一黑物。較人略矮。有首有身。而無四肢。晃蕩搖拽。阻其去路。懼而却退。黑物則隨之進。再前行。黑物又似後却。相距甚近。約二三尺許。以手捫之。空無所獲。乃壯胆向前撲之。亦無所阻。而黑物依舊在前。晃搖於昏暗黑影之間。懼不敢行。復返身登舟。約伴同往。再至其處。已無有矣。後詢土人。乃知是巷舊有此怪。常於夜間擾行人。究不知爲鬼爲魅。終莫測其底蘊也。

鍼蛇妖

程鵬九善鍼灸之術。且洞明鍼邪穴道。言其業師某。有一媳。祟於邪魅。百藥療治。終無效。而媳瘦骨一。把。已爲待死之人矣。或數日不食。或一食兼數人量。家人照料。已不勝其苦。一日其師約鵬九至家。囑其代家人夜間之勞。及夜半。病人偶醒。顧程問曰。爾何人。何故入我室。程曰。吾將爲嫂備食飲。欲飲乎。有茶。欲食乎。有肉。病人怒曰。我不需汝照料。速去勿留。程又詳謂曰。嫂唇邊沾染者何物。盍去之。病人

聞而自以手摸索。程曰：我代嫂拭之。言已轉身。取手絹。遂暗藏一鍼。俾代病人拭唇頰。乘其不備時。卽照鬼門穴。陡下一鍼。病人頓時大恐。齟齬而言曰：殆矣。爾乘我不備。竟欲致我性命耶。是時程請業師起。謂已鍼及病人要害矣。迨家人集聚。正忙亂間。忽聞案下有聲。程竊窺之。乃一巨蛇。盤旋其下。若不安其居者然。心知祟人者卽此物。程雖覩亦未。以告人。旋聞病人曰：速去我鍼。我不敢擾人矣。程曰：若果然。請誓之。病人又曰：再擾人必受天誅。程曰：去爾鍼。易自今以始。永不許擾人。並不許擾及他人。病人應曰：唯。我不敢矣。然須主人奉我爲神。香火有時。飲饌有節。我卽履行頃間之誓言。遂允其請。病人諾。然後去鍼。自此病若失。其家卽祀蛇爲其宅中之神焉。

宅中財神

鵬九又言。其親串家奉祀財神甚靈驗。倉中穀久取不盡。釜中粟能供數十人飽。且有餘剩焉。是以一家奉祀極虔。無敢懈怠。其神像亦極平常。惟素紙一幅。繪財神而已。程是時纔成童。性最頑皮。偶至其家。主人留飯。不令去。程卽到處瞻望。見神像竊嗤其妄。顧左右無人。乃以鍼二支。釘於神像眼孔內。旋至門外與羣兒遊戲。是家一老嫗。年八十餘。忽無故大呼眼痛。家人羣聚問所以。嫗曰：了不得。渠將我眼釘瞎矣。殆哉。目之痛也。又問曰：誰敢釘嫗眼。曰：自城中來客年幼小者。於是知所言者爲程。乃覓

程至。問曰：汝頃作何事？何以姥姥謂汝釘其眼？程曰：妄哉。我何嘗釘姥姥眼也。媼曰：是渠所爲也。勿使遁。速拔去我眼中釘。遲則殆矣。家人聞媼言，悉責怪程。且問程頃何作，苟有妄爲事，可速休止。勿令姥姥遷怒及爾也。程聞言，乃悟適纔釘神像事，卽至前廳，將二鍼取下。而姥姥雙目遂如故，不復似前之呼痛矣。

小鬼遊戲

老僕李長盛言：昔年從賊數載，又轉至軍營十餘載，大小經數十戰。戎馬倥傯之際，殺人如麻。每值行軍時，往往於積尸中起居度日。從未見有鬼魅情事。惟憶幼小時，偶臥病在床，家人悉赴田隴間料理收穡事，獨留其一人在家養病，兼守門戶。鄉村人家，床本無帳，忽見戶外一小鬼，入形體雖異，而面目衣服彷彿煙霧凝結，然心知爲鬼，然亦不懼，竊觀其所爲。只見鬼行至衣櫃前，以手搖幌，幌門聽銅環叮噹屢響，良久遂止。復轉身出門去。其行也，決不似人舉步前趨，類若風飄敗葉，凌空橫逸者。少頃家人歸，李道所見，問堂前積塵上，有無小兒脚步痕。衆察之無有，乃知鬼物遊戲，偶然現形，適爲病人所覩也。

族姪際之言。湖南有精習辰州符者。技能召神役鬼。學此技人須胆大。不畏鬼神。否則雖有符咒召之。來而不敢視其貌也。湘省多木商。凡運行木筏。動輒數十萬資本。而涉江渡湖。危險尤多。設遇暴風急雨。往往將木筏散流滿江。而商人之資本。亦即隨之俱盡。故凡大腹賈。運行木筏。必聘請精於符咒者。隨筏保護。設遇險患。則其人披髮。咬破舌端。執指書符。更喃喃誦咒。能於頃刻間。將所流散木筏。悉數聚積原處。雖纖微亦不少。又能役鬼。攝取遠處物。雖在千百里外。頃刻可致也。奇哉。技乎。何楚人之多才也。

夢中離別

天津董贊臣言。其髮妻某氏。性極柔婉。貌亦美麗。自入門與董和合。七八年間。愛情濃厚。生一子。中道而亡。當未死之先。董遊幕在外。離家約數百里。接家信。知妻患病甚沉重。意欲乞假歸。俾一視妻之病。况此念雖萌。猶未暇就道。晝夜就寢。將朦朧間。忽見其妻自外入。坐於榻畔。與董敘生平。情話殷殷。亦如往昔。已而謂董曰。我將別矣。不能待君之歸也。與君結褵數載。幸不以貌陋見憎。且留一子。此後家中事。君須自理。而見幼小。尤須君加意照料也。叮嚀再三。方起身告別。其行也。乃而董身後退。漸退漸遠。將次出戶矣。而董始見妻來時。聽其敘瑣碎。已悽楚欲絕。不知如何慰藉而後可。及見妻語訖身退。

欲挽其少留。乃欠身起呼曰。請少待。拭目視之。只見妻將出寢門。瞥然間。已無所覩。驚詫特甚。知此兆不祥。越日接家書。悉妻已死。屈指計之。正前夜夢晤之時也。

夜巡神

壽州某甲。嗜博如命。而城內禁令嚴。無從得博。離城約數里。有博場。某每日必至。直至夜深始歸。歸時城門不能啓。乃逾女牆過。逐夜如此。未嘗間斷。一夜歸極遲。纔及城下。忽回顧。見一大鬼。身高數丈。似涉某後而追者。某大恐。乃逾城過。向前急奔。已而又回顧。見鬼已及城下。一抬腿。跨越城內。直追而來。某恐懼愈甚。急向前奔。將至十字路口。忽抬頭。見前而又一大鬼。立於路心。高大較後相等。駭極莫之所措。正惶恐間。只見迎面大鬼。伸手抓某起。按於地。舉足踏之。然覺其踏處柔軟。不甚重。旋覺後追者已至。聽其問路立之鬼曰。適纔追一人。君見否。路立者。乃用手左向指示。後鬼卽向所指處追去。然後此鬼將某鬆起。指示右首路。揮某速行。某卽狂奔至家。觸門而倒。家人覺聲有異。開戶視之。見某已昏絕。不省人事矣。灌救漸蘇。乃道所見。於是知追者必魍魎。指示道路者乃夜巡神也。

蜀中陰界

馬靜侯姻丈家。有一僕名高成。言鳳台某甲。妻病歿。約年餘。某乃蚤緣充邑宰。長隨。幸喜其精幹。頗信

任之一日宰囑其資金帛及家書赴蜀中原籍某承命獨往尋至其家宰有太翁點收訖留某在家小住然後作復書俾回署復命某閒居無事日常作郊外遊一日遊稍遠夕陽在山行至水邊見一婦就河澆濯絕類亡妻以爲貌偶似亦不暇細察婦忽舉首見某作驚喜狀遽呼某名問君何以至此某聞婦言細審視果亡妻也乃趨前慰問謂自汝死後家道亦如平日我現奉邑宰命代其寄書郵故得到此也問妻已歿緣何在此處妻曰我死後已嫁陰司掌案吏居址不遠夫在陰府理案牘亦頗相得君既到此蓋至家一敘倘吾新夫問故但僞稱妹也兄者某聞言喜遂同至家其夫亦歸問何來生人氣婦曰兄自故鄉來適於途間遇故邀其至家一敘耳其夫聞婦言亦不疑乃呼某出見寒暄已謂兄此來道路遼遠跋涉頗不易歸期何時倘有機會當代謀歸計也已而曰吾幾忘之署中有案犯卽於明朝解赴皖兄欲歸可早料理吾爲介紹一言卽可同車而行矣某聞之喜婦亦喜囑某回寓及早料理訖其夫又曰明日於某處俟之我當來代兄介紹也切記勿誤已而告別歸稟太翁取得復書卽於次早至某處見吏人已先在旁有一車車中坐男婦十餘人尙綽有餘隙吏謂御者曰此我至戚將赴皖擬借汝車便順道至某所酬資不可取歸時我自報答也御者諾乃請某坐車中隙處珍重而別車夫御車行其行甚速但覺所經道路非復來時所經天色昏暗視綫不能及遠約一日頃饑則食所攜

帶之糧。而車夫不言食。亦不休止。惟碌碌前趨而已。俄而遙見一城郭。細認之。乃皖之壽州南關也。少頃入城。御者請某下。某下車。惘惘然自尋寓所。覺天已昏黑。只見車行轉入巷內。至一家門前。盡驅車中男婦入是家。御者旋返身他往。某至寓所。一宿天明。覺此身已在壽州城內。大駭不解。回憶昨事。恍如夢境。竊思蜀中去此數千里。安得一日卽至。又憶昨晚車中人。皆入某巷某家。且往探訪。至則扣其關。主人出問何事。某磬折問曰。昨夜有男婦十餘人。寄宿君家否。主人曰。無此事。君何見而云然。某又問曰。君家夜來別有異乎。主人沉思良久。曰。無他。惟圈中母豕。昨夜產小豕十餘頭而已。某聽訖。頓悟同車男婦。皆陰司發遣轉劫者。御人乃解差也。蜀道之行。自此亦不復再往矣。

生魂謁廟

高成又言。其族叔某。住居鳳台毛家集。喜獵獸。每值隆冬。卽荷槍出獵。遠及百里外。隨遇而寄宿焉。嘗行至某處。空曠無所寄宿。有古廚殿。僅一楹。破落荒涼。並無僧侶。乃展撲被。獨宿殿之東隅。纔假寐。見戶外有二女子入。細視之。乃同族某家之養媳也。竊怪渠二人何以至此。且深夜犯霜露。又無男子隨行。其情殊可疑。毋乃淫奔者乎。而二人入廟。若未見某之臥於一隅者。同趨殿後。彷彿殿後猶有屋宇。深邃莫測然。某又思殿後並無隙地。渠二人將藏匿何處。意欲涉其後。觀彼等究竟。纔欠身。已無所覩。

詫怪殊甚。謂適纔明明見之。並非夢境。何以彈指之頃。均化烏有。所見者得無鬼物乎。次早起身巡視廟之左右。四無鄰居。仍一荒涼破落之寺也。又數日。獵罷回家。謂其妻曰。某家之養媳如故乎。吾恐渠二人將不久於人世矣。妻曰。渠等又無災病。何遽云死。某曰。汝不知我心明了。倘不信。試拭目待之。果於次年三月間。偶因汲水不慎。失足溝渠中。溺斃焉。生魂已於先一歲示警於某廟矣。

凶宅鬼

董贊直言。昔隨鮑貴卿軍。在皖省一帶。剿滅土匪。行抵六安。立營部於民間房舍。宅甚寬廣。然曠廢已久。乃別留一室。爲儲藏彈藥之所。撥二兵守衛。至夜初鼓。二兵見一人。項無頭。血跡模糊。以手提頭。自外入戶。涼風一陣。着體刺骨。二兵駭極。怪聲狂呼。其一昏迷倒地。餘一人奔赴他所。於是驚及人衆。不敢隱。報告長官。長官派多兵。明火持械。入室搜檢。衆兵奉命。蜂擁入。一無所見。忽覺房中有旋風。捲地而起。衝人奪戶。出戶外。置槍數十桿。支架於地。風過處。衆槍皆倒。晝拉一聲。驚魂奪魄。於是知爲凶宅。長官不敢擅專。乃稟知督辦。旋奉復電云。宅中果有妖異。焚其宅可矣。次日卽移駐他所。遂火其屋。

蛇妖作祟

鳳台高某言。有娶婦者。喜轎經過一山。忽大風一陣。人目盡迷。及風止。新婦已不在轎中矣。遍尋無着。

婦家控於官。拘當日在事人衆。鞫問之。衆口同詞。無如何。遂存爲疑案。以冀將來探訪而已。新婦有弟。某懷疑而不甘心。乃假作小負販。到處偵察。一日夕陽在山行於林際。遇一童呼某爲舅。某怪其識人之誤。童言不誤。謂是其父告知也。某問爾父爲誰。居何處。童乃引道迤邐行。未幾至家。高門廣廈。儼然縉紳之宅。某疑懼不敢入。旋見一叟笑迎至戶。謂忝在至戚。幸勿以疎慢見責。某遂入。導至寢所。忽見其姊病容枯槁。斜倚臥榻上。某乃進前起居。視別無人在。竊問曰。姊何以至此。其姊泣然曰。弟速歸。可往龍虎山謀之。於張真人設法効治。否則無濟。是家皆妖也。我已蒙羞受困。經年於茲矣。幸切記勿誤言訖。忽有人至。某乃告別。謂天色向晚。宜速歸。容後再過訪。是家送其出戶。某略行數步。再回視。則山腰幽暗。一洞壑高大如門。某竊誌之。歸卽辭家赴贛。訪龍虎山。謁真人。細述來意。真人沉思良久。曰。有是乎。此孽物真不知死所矣。我嘗囑其安分。勿妄爲。勤修養。所以不忍誅滅者。念修道甚苦。難得至有今日也。今若此。是速其死矣。言已付靈符數張。謂某曰。歸家再往訪之。進一戶。粘一符。髮內藏一符。留一符。置汝姊髮內。見卽置符於髮。負之速出。雖有追者。勿返顧可也。某聆言拜謝歸。如真人言行事。及負姊出奔時。聞後有呼者曰。劫人賊逃矣。速追勿怠。某不應。急趨出戶。纔出洞門。忽聞雷聲隱隱。起於地下。俄而霹靂震驚。濃煙瀾漫。再視之。則大小毒蛇不下數十頭。皆震死。最巨者長數十丈。某負姊歸。

家服藥數帖。下小蛇多條。調養經年。始漸愈。

鬼觀博

王少魯言。有嗜博者。約其同調友三人。共作葉子戲。苦無靜所。乃至某廟中。謀於住持。欲假偏殿。暫作博場。住持諾。且囑道童。伺應茶水。於是衆人入場而博。廟中向有寄停之靈柩數具。衆貪博。亦未暇置意。及更深。道童出外取茶水。室中僅四人。各據桌之一方。均聚精會神。謀將致勝。坐中一面內者。忽舉首。見對面椅後立一人。着官衣。戴紅纓冠。面色慘淡。似立人身後。而觀其博者。某知非人。假非僵尸。亦必鬼物。懼不敢聲。乃託故出戶便旋。久之不歸。左一人不耐。欲呼其返。偶側視。覩及鬼狀。大駭。遂亦起身出門去。右首一人。見渠二人皆離座。方欲向上首之人話緣委。一側目。見鬼僵立椅後。遂亦不明告其人。覆紙牌於桌。緩步退出室外。是時座中僅餘一人。尙不知有鬼物窺伺於後也。見三人皆他去。以爲少頃必返。始則勤理手中博具。繼則作呵欠。左右顧。瞥見一鬼。衣冠齊楚。僵立身後。大駭。不知所措。是時方知彼三人竊遁之緣。因然。又不敢起身。直奔懼鬼之涉。其後又不能候來人援助。情急智生。遂縮身桌底。負桌於頂。衝門而逃。不意戶窄。桌身太巨。不得過爲門框。牽掛留桌戶內。僅以身免。幸鬼未出追。既脫身。卽尋彼三人。大加責怪。然各爲脫身計。亦不便過事苛責也。次日再至其處。鬼已隱不復

見負桌而奔者。旋患病月餘。幸未及死云。

緹鬼失據

族姪孟循言。老僕王澤有之父。早年鄉居。胆氣最豪。而嗜酒如命。蓋無日不在醉鄉也。一日飲後思睡。醉態朦朧間。忽見一婦人自外入。雖鄉村妝束。而衣衫清潔。竊謂近村無此婦。得無鄰舍之戚。偶欲訪其妻媳乎。旋見其行至堂前。袖中出一物置香爐內。已而伏身叩拜。意甚虔誠。復轉至竈下。叩拜亦如前狀。正驚訝間。忽不見。心知有異。遂探手爐內。得一物。杏小不甚堅硬。意必緹鬼求代。此乃替代之證據也。卽藏於身畔。是時酒意漸醒。亦不與家人言明。乃訪附近之鄰舍。囑其假故約妻媳至渠家留之。勿令歸。能作盡夜談。尤所深幸。鄰人諾。旋約其妻媳去。某獨自在家。沽酒一瓶。置床頭。以備夜飲。俄而天色向晚。乃閉戶就榻臥。案上留一燈。以便觀夜來動靜。某雖假寐。亦不敢睡熟。約二鼓向盡。忽見前婦倉惶入。向某致詞曰。頃者置一物於君家香爐內。必爲君取去。我此時將遠行。幸見還也。某徐應曰。良然。物信有之。我已早取到手矣。是區區者。卽請惠贈。亦未始不可。何吝惜之甚也。婦曰。不相欺。我緹鬼之求代也。本將不利與君家。奈君家妻媳皆他往。我在此亦無所事。行將赴遠。幸早見還。某曰。然則爾利人死耳。鬼曰。倘見還。誓不在附近村間求代。必遠及他鄉也。某曰。無論遠於近。終屬利人死。還汝。

物則此後受害之人不啻爲我所戕賊人皆求生我安忍致其死汝休矣物實不便交還也婦曰君獨不畏鬼耶某曰何足畏婦乃搖首吐舌散亂其髮披於肩之左右舌出唇外長尺有咫某顧之笑曰技止此乎夜深矣乃公欲飲顧無下酒物將如何言訖袖中出鬼之替代物納於口伸頸咽下益之以酒顧謂鬼曰美哉下酒物也鬼見某助酒吞咽者卽其欲得之物也大驚失色張惶無措急斂鬼容仍復原狀以袖蒙面大聲痛哭出門去次日某將夜來事告人聞者快之

詹艇長魂

孫次田言民國六年上海颶風爲災外海駐防水警廣艇巡艦之艇長詹道寬因陡遭颶風船旣沉沒詹亦溺斃事後官廳售沉船於某商人商人赴沉沒處查驗該船先以竹篙探試不意竹篙入水將達船面某卽頓覺寒慄歸而大發寒熱口作詹某之語曰我適纔用膳何物盞猶擅收擊碎我之飯碗必不爾恕也家人審爲詹某之魂乃祝曰船遭風沉已多日不知君尤在船上也但君溺斃後官廳及家屬求君尸至今未獲君旣有靈何不示人所在以便收葬免暴露於風日間應聲曰我尸在某處蘆葦中是爲風所飄蕩而流轉至彼處家人允將其言轉告渠之家屬俾求尸者得知方向旋又爲焚紙船一具多方祈禱鬼始去某亦霍然平復

冤鬼示警

孫奏庭表兄言。昔年赴金陵鄉試。同伴十餘人。買巨舟。涉淮渡湖。一日乘風夜航。衆坐艙中。對燭談笑。忽聞異響。似竹篙擊水聲。起於舟後。其聲甚遠。約在里許外。衆聞聲。亦未介意。俄而次聲復起。已近在舟之左右矣。相顧驚詫。莫解其故。轉瞬之頃。第三聲又作。則已超過舟之前面。約在數武外。計前後共三響。不過一彈指間。而忽前忽後。相距已數里之遙。謂是人力所爲。則深夜之間。安得有飛行水面者。瞬涉數里乎。謂爲鱗介之屬。鼓浪遊行。而聲音又不相類。且遊泳之速。亦未有彈指數里者。推窗外視。亦無所視。於是衆相揣測。莫衷一是。未幾抵金陵。入場。而同舟一人。忽無故縊於號舍。方知途中夜響。必冤鬼追隨其人。故示警兆。但同伴中。無知其隱惡者。嗚呼。勿謂暗室可欺。遂一任恣情。縱欲冥報。昭天道。固未嘗或爽也。

冤魂捕犯

程鵬九言。香河有農家某。夫婦二人。與一叔一弟同居。家赤貧。叔姪皆爲人傭工。妻年少。不安於室。有浮蕩子某。亦以傭工爲業。與其妻私通。久而爲叔所知。弟亦知。叔年齒長。閱歷較富。雖知其情。雅不欲以家醜外揚。弟方少壯。氣浮而不能忍。遂將其情密告兄。兄詰婦。堅不承認。事已寢矣。妻旋轉告奸

夫某曰。易與耳。我將殺而滅其口。不亦善乎。婦曰。渠等雖無能。亦未可下此絕情。若然。毋乃太忍乎。某不應。又數日。探知渠叔姪三人同時歸宿。乃乘黑夜間。持刀往破扇入。先殺其叔。及弟。婦隔戶聞聲。知有異。卽呼夫醒。意欲使夫知警而逃。不意某聞婦喚夫。遂不待其逃。轉身入室。揮刃殺之。婦大驚。懼謂爾一夕殺三命。將何以善其後。某曰。汝無恐。可依我言行事。明早汝赴縣報案。卽僞稱夜來有盜入室。殺渠三人。劫物而遁。但不可言及我名。否則吾不爾恕也。是時婦已恐極。不敢不應諾。次日如某言。赴縣告官。官卽親臨檢驗。初某殺人後。卽別婦出村。意欲至親串家避匿數日。不意行至中途。爲冤鬼纏繞。不知就大道。惟盤旋於瓜田間。有守瓜者。見有人夜至。疑爲竊賊。迫而追之。某惶惶避匿。誤墮井中。衣服盡溼。旋爲守瓜者援救出井。識爲某。見其面色灰敗。衣服多沾血跡。心大疑慮。意其必做非常之事。欲乘黑夜逃遁。誤趨瓜田中。乃陽與親善。用溫語留其飲。別遣一人至村中。查探真相。適遇鄰保某。告其故。鄉保素知某與農婦通。竟至農家探訪。不意將入室。見渠叔姪三人橫臥血泊中。驚詫不已。覓其婦。不知何往。急轉至瓜田處。視察某之形跡。至則問守瓜者。某行來。曰。已辭臥瓜棚下。鄉保卽謂守瓜者曰。善伺之。勿令逸去。正言間。忽有人奔至。曰。官府已來相驗。速捕某歸案。於是將某鎖繫。同見官。一鞠伏罪。問旣知罪無可道。何不速逃。而仍逗留於附近。某曰。本擬逃去。避官緝捕。不意出村後。見前

有二人。後一人相隨同行。前二人若似導引者。後一人若恐吾之遁逸者。覺所行道路皆向所常經。不知奔馳終夜。仍未出瓜田間也。當落井時。已知冤魂纏繞。隨我左右。本欲就井溺斃。了此冤業。無如又遇援救。得履更生。云云。旋據情呈報。奉令正法。奸婦亦同罪。

魂夢偵凶

合肥王少卿言。有巨商。派其司賬某。挾數千金。往某處交納。道經友人家。息裝投宿。友人某貧而無業。屢告貸於司賬。皆小資助。未嘗或拒。心雖感念。無如欲整難填。終未厭其希望。今見其挾巨資來投。頓起不良心。欲於中道劫奪之。乃假意承迎。款以酒食。次早將就道。復勸飲殷勤。直至半酣始已。司賬者乘一騾。別有一騾負資財。謝別登程。揚長而去。某俟其行後。乃攜刀追去。山間道超越於前。候於山崖之側。須臾二騾至。某暴起驚之。揮刃中顛。司賬者受傷而顛。舉首視某。謂曰。是爾耶。何必如此。爾有急需。儘可明告。所攜資不吝給汝也。何必致我於死。况我二人交非泛泛。忍下此毒手乎。某曰。君言誠是。但貸爾死。後此又將不利於吾矣。言訖。連下數刃。血肉狼藉。眼見其不能動轉。然後併其資。跨騾揮鞭而去。不意騾不馴。雖鞭策。亦不肯就道。行極盡。駕馭之力。行終不遠。惟盤旋於山崖附近之區。自晨至於日中。所行路猶未及五里。某惶急愈甚。汗流夾背。疑爲騾不勝重任。乃棄其資之半。復驅策。依然

如故。彼司賬者。身被數十刃。僵臥血泊中。兩目亦擊出眶外。不意身雖死。其魂靈不甘友之負心。乃登山頂。遙見某驅二騾向某方竟去。復返身下山。意欲覓人追於後。詎料意念一萌。忽似夢醒。身固臥血泊中。也是時有行路者。見其慘狀。詢問故。乃歷歷道所遭。並謂頃於夢中見某跨騾向某方去。行當不遠。若追之必能及。言訖目瞑而逝。旋通知地方。即派人依所言方向追去。不及五里。人既並獲焉。此足見取非所有。彼力雖不敵。而冤魄終能破其奸也。

狐鼠興妖

馬康侯姻丈。聞梅海霞言。壽州寶集某姓家。爲妖所祟。不勝其擾。厭禳俱窮。悉無靈效。聞有善符咒者。禮聘至家。言以妖興之故。及劾治多次。均未收效。請某施術。俾家中早享安甯之福。某應諾。乃設壇焚符誦咒。囊中出一碗。覆置地上。已而禹步作法。遍歷宅之內外。良久。喝聲道急。遂停步。顧謂家人曰。妖已就擒矣。問在何處。某指碗曰。覆在此中也。於是闔家大慰。叩問所擒者何怪。曰。鼠精也。是家舊蓄一貓。嗅味而至。旋繞碗之左右。逐之不去。若大欲在前。不肯捨而之他者。衆又問曰。鼠既成爲精怪。則其法身必不甚細小。叢爾一碗。安能容其藏身。術士曰。汝衆人視碗甚小。不知內部之大。雖萬頃田。亦所能容。况區區一鼠精乎。吾輩劾治妖邪。總先與言和。非至萬不得已時。決不肯傷害生命也。即如我設

壇時本與說和爲首者狐仙已有允意。但作祟諸邪皆狐邀約而來。非狐自爲也。狐雖允和無如一般作祟者不許。然禍亂已久。羽黨牢固。姑雖屬狐。奈狐之號令亦不能制止。是以不得不擒其尤者而警餘衆。問擒之將何爲。抑制其死否。曰未便卽制其死。搆歸禁錮。俟其悔。然後釋之。遂厚酬術士。妖祟從此絕跡。此梅君海霞親見其効治者。

康節預言

傳聞宋時邵康節先生家有林木。時值炎夏。偶至林間納涼。手一卷。仰臥榻上。忽樹葉飄落。及先生面取而觀之。已默喻將來定數。適有二舉子公車赴京。過村外。慕先生名。欲一問進取休咎。乃尋至林間。寒暄已共。道來意。先生卽指林木謂一舉子曰。此一帶皆老夫親手所栽者。二人以其答非所問。疑爲瘋顛。遂不再問。卽告辭而行。未幾一舉子選是縣令尹。下車後。聞邵先生已作古。適其鄰村某訟邵子霸占林樹。令往勘驗。卽昔年訪先生處也。頓悟先生言謂此一帶林木皆其親手所栽者。鄰某誣控。薄責之。遂斷歸邵子。邵子來謁。持其先人函。謂令曰。此函爲先人遺筆。有遺言。須宰官自離座位。親手接收。方可投遞。宰信先生有預決之明。卽親自離座接函。不意將起身。纔下。暖閣忽樑棟崩。摧壓其椅粉碎。宰大驚曰。危哉。若緩須臾。此身已矣。旋拆函視之。函中寥寥數語。曰。我救爾命。爾救我子命。宰頓悟。

歎曰先生真神人也。早歲已預知今日事。我安敢不從命乎。是以邵子被控。竟得直。皆宰官之力也。事後方知此暖閣棟梁。卽昔年邵先生納涼其下。木葉飄落其面者。當時先生已知木應選作梁棟。應於某日某時摧折。碎宰官之座椅。噫。一葉之微。包羅萬象。孰謂天下事盡偶然乎。

論鬼

夫怪力亂神。聖人不語。幽冥情狀。亙古難通。近世歐風東漸。乃有一種靈魂學出現。焉能解此學者。非博士卽大哲學家。方可言其梗概。然所格之理。又非吾中土所習聞。故一般人士。未敢堅信。亦未必不信。佛家輪迴之說。久印人之腦海中。其語要非誕妄。必有徵信。然新學家又斥爲無稽。更有一種女巫。專以冥報昭彰。騙取婦女財帛。但其造言。又未免過甚。毫無理由。供參考。綜觀以上各家論調。或有理。或無理。徒使無識之人。茫茫然如墮五里霧中。究不知誰氏學說。不加疑而可信也。野馬嘗考鬼之一物。世確有之。因其不常見。或偶爲人一見。然見之者。又未能握手共語。雖平日極親善之人。一經爲鬼。偶與人遇。亦未嘗略話生平。益之幽。緬怪誕。故世人。或信。或不信。聖人之所不語者。蓋不欲以怪誕之言。而亂後人之觀聽也。鬼屬陰。故行於夜。然白晝間。往往有遇之者。亦如深夜之中。人偶夜行。耳。目。作。夜。休。鬼。夜。作。日。休。然。鬼。之。休。止。必。有。定。所。或。藉。物。憑。依。其。隱。藏。憑。依。之。處。或。爲。草。木。或。爲。牆。隅。或。幽。

暗之室。或污穢之區。皆人所不常經地。其憑依方位。尤極縝小。然鬼自居之。固綽有餘隙。蓋一經鬼氣。幻化則樓閣廊舍。無物不備。人苟不慎。誤觸其處。假使柔弱鬼。則亦不過遷移別所。另覓憑依而已。倘暴厲之鬼。誤觸之。卽大發寒熱。必焚化冥鏹。禱祝謝罪。方保無事。亦如人世無賴及強暴自雄者。不甘受辱等耳。更有叢莽之區。每值陰雨之夜。亦能幻爲市廛遙望之萬家燈火。儼然巨鎮也。往往孤身客夜行迷路。就其中亦可購物。但清醒後。則所購物。頓改舊觀。或化土質。或化骷髏。種種變相。未可一概而論。此卽俗謂鬼迷人。若結隊同行之客。遙見燈火。及趨就之。則仍爲叢塚。蓋人衆陽氣盛。鬼不敢戲侮也。凡此種種。爲人所遇。大底是人皆精神恍惚。靈氣暗昧。方有所見。若人本清醒。神氣英爽。雖求見於叢塚間。亦茫無所覩也。

義馬

前清光緒中葉。壽春鎮郭寶昌軍門。畜一馬。合署皆以太爺呼之。蓋是馬昔征回部時。郭卽乘之。一日敗陣。郭受重傷。臥於野。不得動。自知必死。而後路回兵。行將至矣。忽其馬自來尋主。見郭臥曠野間。卽行至郭前。長嘶不已。若呼主跨鞍。以便速逃者。郭沉吟之頃。顧謂馬曰。我受傷不能起立。倘爾有救主意。解我語。可伏我身旁。我或可勉登鞍。共避患難。馬聞言。似解郭意。卽伏於郭之身側。郭乃匍匐就馬。

跨鞍上馬頓時起飛奔而逃。直追及大隊。方止。是役也。假非此馬。解人意。則郭之性命。卽斷送於回人。之手矣。由此郭乃恩遇馬。後補壽春總戎缺。畜於署內。任馬自由。不加羈勒。芻豆皆用細糧。從不絮馭。亦不令人騎。馬日常遊行於廛市。人皆見之。更不敢偶施鞭策。設遇市肆售糧穀。馬欲食。任其食之。約計其數。然後索價於軍門。若逐之不與食。且加鞭箠。馬卽歸訟於郭前。其訟也。直至郭之簽押房內。見郭而嘶盤旋不已。若哀訴其負屈。然郭卽顧馬問曰。是誰又敢輕賤爾。可引人去俾代爾伸冤。馬聞言卽轉身行。郭遂別遣一人隨馬。後直入某肆中。止而不行。隨行者卽查詢肆主。問肆中頃間何故箠楚馬。肆主不敢飾詞辯。辯亦無益。於是領見郭。大加責罵。甚或加以刑杖。馬在側視之。見讎旣復。乃遂巡去。否則馬終不行也。臨淮關。乃此馬舊遊之地。相距六十里。有時獨去獨歸。途中人皆識此馬。指謂曰。此郭家太爺也。

猪丐

癸卯歲。余在湖北麻城縣。宋埠鎮。是時孫奏庭表兄。充該鎮土膏捐局總辦。差余亦局中佐理之一也。該鎮有福德神廟。道人豕一豕。云是人家行善。施養於廟中者。豕肥而壯。足有五爪。云爲人身轉劫。每半月或十餘日。則此豕必到市肆中。行乞。逐家丐食。其行乞也。立於肆門外。首置門檻上。哼哼不已。肆

中卽取糧一撮。置地。豕食訖。又別至一家。直至鼓腹後。始歸廟去。與食之家。無論何物。無論多寡。豕亦不較優劣多寡。食後卽行。若斬不與。終不去。豕在局門外行乞。閤人購油條一枚。與之。余親見其食後卽轉身他往。嘗數過其行丐。從未見入人家門檻一步。只立廊下而已。是豕也。非但解人意。識人情。且亦知禮之獸也。

冤鬼索命

族兄景韓嘗言。族人某。讀於家塾。業師有阿芙蓉癖。一日晚間。師橫榻吸煙。某猶營營未睡。師問曰。爾此時不就寢。尙欲何爲。某應曰。夜間鼠子擾人甚。擬設法制其死。又良久。始聞其登床就寢。師仍未睡。依舊吸食洋煙。少頃聞某房中有異聲。彷彿夢壓。欲呼號而未能揚音者。側耳細聽。覺聲帶哀慘。大駭。隔牆呼之不應。師旋起。一手攜煙燈。步入臥室。欲觀某究何故而發此怪音。不意至床前。偶揭帳。頓見一而生人。兩手扼某咽喉。全身覆壓某體。貌極猶惡。似得某而甘心然。師陡見此狀。驚駭不知所措。戰慄不已。怪聲狂叫。燈亦墮地滅。懼極而暈。家人聞聲奔至。灌救始醒。問所以。乃道頃間所見。共視某。已氣絕死矣。室中別無他人。知頃所見扼喉者。鬼也。索其命卽隱去。

夢中供詞

族伯楚三公。設質庫於洪塘壩。家亦居是村焉。有狡僕不善伺應。乃遣去。僕與某屠者善。乃勾結屠者。行刺其主。一夜方二鼓後。僕引屠者逾垣入。至廳事。見主人猶觀書未臥。猛揮數刃。血流如注。遂暈撲不起。二人旋離去。隱身窗外。竊聽之。少頃忽聞主人蘇醒。沉吟自語曰。我平素待爾不薄。何忍下此毒手。倘幸不死。會當有以懲治之。僕聞言。復召屠者轉身入。又連揮數刃。直至氣絕。方刮金資。然後逾垣逸。次日報案。家人雖知主犯姓名。而緝捕經年。終未緝獲。已存爲懸案。漫冀將來破獲。事將寢矣。僕與屠者得資後。輾轉至江陰。入伍爲卒。又半年。屠者忽似中邪祟。於睡夢中。歷歷自道。殺人刦財事。並言被殺者姓名及殺人之地點。若有使之言者。事爲長官所聞。乃行文至鄰省某縣。詢問有無此案。未幾復文至。並遴派幹差數名。隨文提案。於是二犯皆就獲。解歸原縣。一鞠吐實。均置諸法焉。

屠人業報

老僕李長盛言。某屠者。世以屠豕爲業。數十年如一日。家已致富矣。一夜起五鼓。屠豕湯水皆沸。某入圈視豕。悉化爲人。蜷宿於圈中。大駭。返身告夥友。衆不信。再往觀之。則仍復豕形。某不悟。依舊宰殺。又數日。與夥友多人。飲醉就寢。半夜卽起。料理屠豕。是時宿酒未醒。帶醉操刀屠一豕。瀉血於盆。而豕猶啣聲未已。仔細視之。竟非豕。乃同伴中一夥友也。已受屠絕氣矣。大駭不知所措。至次早。不得已。鳴諸

官。官拘衆鞠問。某供曰。當夜來宰殺之頃。固明明是豕。不意宰殺後。乃化爲人。官謂其狡詞。託言誣賴。而死者家屬。又詞控。謂某欲置人死。特飾詞以圖免罪。某無以辯。繫累數月。家產蕩盡。而人亦論抵焉。嗚呼。殺生爲業者。可不懼哉。當豕化爲人時。卽天之所以警戒其當止也。當止不止。勢必傾覆。殺物命。而人亦殺其命。天有好生之德。果報在前。顧安可逆天行事乎。

湖濱鬼

鮑采臣言。昔年偶自親串家歸。乘一馬。從一僕。因路程太遠。向晚猶未抵家。乃連夜前進。路過湖濱。雖無水阻。而空曠十餘里。杳無人跡。且月黑雲陰。路綫亦難辨識。所恃者。此道乃常行之路。馬亦習慣。決無迷路之虞。僕人肩負一傘。隨於馬後。不意行至湖心。瞥見一黑物。由左往右。近傍馬首。如風馳電掣。一往而逝。馬正行間。陡遇此。乃大聲急嘶。鬚毛豎立。舉前蹄。人立而鳴。鮑亦覺毛骨悚然。回首呼僕。問汝有所見乎。僕言頃覺一物。向右而逝。鮑聆已。遂下騎。呼僕席地坐。取火吸煙。曰。少休息。俟辨明路徑。再行可也。乃一手牽馬。一手取煙管。正呼吸時。忽聞附近處。啾啾有聲。而馬又人立怪嘶。若有所見。然少頃。又前行。謂僕曰。汝可行於前。細辨途徑。勿爲歧路所迷。僕諾仍負傘前進。馬行於後。離僕約十餘步。遠行未幾。黑物又至。亦如前狀。衝馬首而過。馬又直立長嘶。鮑在馬上謂僕曰。儘行路。勿管他事。言

時覺身後有撒土者。土亂飛。着於鮑之背。行良久。離村已近。鬼擾始去。未幾抵家。顧視馬。汗毛盡溼。

遊魂出竅

采臣又言。其五六歲時。偶患病臥床不起。母夫人憂之。鮑是時幼稚。並不知病之可愛也。一日延醫診視。服藥後。蒙被倦臥。忽覺此身離床。並無疾苦。遊行戲劇。適意殊甚。乃出門向村外行。愈行愈遠。側身回顧。不見村落。思欲返。苦不識路。乃徘徊於曠野林樹間。見路上行人甚衆。皆向己身注視。不解何故。又良久。信步前行。忽抵村外。舉首見自家門戶。只見男婦多人。出入擁擠。碌碌然。若有所營幹者。細視之。皆本村親故。向所熟識。已而衆人閃開一路。內一婦人出。遙認之。乃其母也。只見母夫人涕泗滂沱。悲哀不勝。口呼己名。且呼且泣。鮑覩此狀。心竊怪甚。謂母又因何事而泣。且又呼我。乃遂巡返家。將入門。忽似夢醒。覺此身猶病臥床間也。耳中聞人言曰。好矣。復生矣。快請其母來視兒。少頃。母夫人入。行進床前。涕淚猶未乾。鮑問母哭何事。母告其故。方知適間己身已死。幸母夫人多方呼喚。今始得生。鮑亦言夢中所見。於是知生魂離竅。遊行曠野。幸得還家。假使不辨途路。或留連忘返。其不入鬼藉也。幾希矣。

魂領賑

鳳台高某言。有做佛事者。入夜大放餽口。梵音法語。及鐃鈸之聲。聞於數武。鄰村有某甲。向晚未睡。獨坐燈下。忽聞戶外鬼語。似一婦人。經此過呼曰。王姥姥。在家否。前村賑糧穀。盍早偕回去。領得一盂飯。亦可數數日飽。又一婦應聲曰。是某嫂耶。我方炊不克分身。去請嫂代領一份糧。歸途擲交下。感且不盡矣。前婦應聲曰。諾。某甲在室內聆鬼言。甚清晰。竊思二鬼問答語。所謂王姥姥必寄居牆外。但不知依附何所耳。乃移座近窗下。側耳細聽。又良久。聞前婦已歸。呼曰。王姥姥。我適問去領賑。又代汝領得一份糧。今置汝門內。望檢收。我事冗忙不暇。敍衷曲。急待歸家矣。一婦應聲曰。謝某嫂。請小憩。再行。嫂辛苦。又勞代將賑米來。暇時當趨府叩謝也。某在窗內聽。二鬼問答。其語似在牆顛。次早尋其處。不可得。乃登梯細覓。見牆頭下有一隙。約指頂大。隙內飯米二粒。似出釜未久者。於是知王姥姥憑依之處。卽此牆隙。其昨夜云作炊。當亦在此隙內。但不知某嫂依附何處。想居址不遠。亦必在本村中也。

胡氏先靈

丁叔和言其尊翁。調臣公。當咸豐年間。纔八九齡。在安徽祁門縣寓所。寓於胡姓家廟間壁。有側門可通祠內。一夕公欲如廁。呼姊爲伴。執燭而往。行至側門外。見胡氏家廟中。有多人結隊自內而出。皆衣冠齊楚。翎頂輝煌。最後一人着孝服。全身縞素。手持喪杖。隨衆後。魚貫而行。細視之。皆較常人略矮小。

見公至。皆側身避道。公亦駐立不前。意欲俟衆人先行過。然後再行。姊在後。謂公曰。旣欲如廁。何又不前。駐立路口。將誰待乎。公曰。俟彼衆行過。方可前去。何必與人爭路乎。姊在後。並無所觀。乃責之曰。彼衆爲誰。在何處。汝見鬼耶。公卽指謂曰。此熙熙者。非彼等乎。姊年稍長。知爲鬼物。不禁大懼。匆遽間。燭滅墮地。乃返身急奔。公亦奔。次日詢諸胡姓。果有一孝子。殉父母殞命者。蓋所見。皆胡氏之先靈也。

燈下鬼影

余五六歲時。隨諸兄弟在祖母房中遊戲。約夜二鼓。先母孫太夫人呼余就寢。恐明早晏起。誤入學時。間也。余卽隨先母行。由迴廊轉入堂屋。昔時皆用明油燈。堂正中桌上置一燈。忽見堂後壁上。有二小兒影。頭無帽。禿頂無辮。魚貫而行。皆趨向黑影處而滅。余是時年幼。不知爲鬼。亦不甚恐懼。指謂先母曰。觀彼二人何自來。何趨入黑影處而皆滅跡也。母斥余妄言。謂自家身影。不知悟。而妄指爲別人。余不敢辯。然燈在桌上。吾等行於燈前。萬無身影映入燈後之理。先母明知非人。然不便明言。恐余年幼而生懼心也。蓋是處未建屋之先。遭洪楊亂。積尸如山。自建屋後。往往猶覩及鬼物云。

生魂

離體

余九歲時。夏日傍晚。偶在門外遊戲。旣倦而歸。轉入二重院內。見先君與業師對坐納涼。懼而垂手。忽

舉目見西廳竹籬內。先長兄背坐石台上。赤上體。着蘆蓆片紋夏布褲。辮盤於頂。面向內。竊謂兄在彼處納涼。余亦往就之。心雖作是想。而兩足固未停趾。一轉瞬間。忽空無所見。心頗驚詫。謂其已起身轉入內宅乎。然行動決無如是之速。於是且疑且行。直趨內院。卽問曰。頃間長兄自前院而來乎。僉謂渠在室中。並非自外纔歸者。余入室視之。恰於適間所見狀相同。疑訝甚。乃將見於前院之情告家人。或曰狐仙也。暇時當焚香禱祝。勿再現形。驚及小兒女。因循未果。至次年三月。先兄遂辭世。所見蓋生魂也。

狐魅弄光

民國二年。余在正陽關。偶應友人約。赴電報局會博。至夜四鼓。始散局。余獨歸寓。是時路斷行人。手無燈火。幸街衢中路燈未滅。雖屬黑夜。尙可勉行。出巷口。已達街市。左右肆門皆堅閉。正行間。忽見右首簷下。有白光一片。團團然如徑尺之鏡。相距約十餘步。遠。順簷下由北向南。徐徐行去。余亦南向行。涉其後。若追逐者。如是行去。逾越十餘家。直至一門前而隱。細認之。乃張大興鹽棧也。時在深夜。肆門皆堅閉。除余一人行路外。別未見有他人。此光亮自何而來乎。且其光純白。不類燈火。若云路燈映照。則街市之燈。高立桿頂。位置牢固。分寸不能轉移。此光乃順人簷下徐行。遠及數十步。光形圓如滿月。決

非路燈映照而能如是也。或曰狐仙遊戲。偶不及避。夜行者無意見之。是或然歟。正陽地方多狐。此說亦未是不然也。

無常鬼

俗傳無常鬼貌惡而心善。其生前事母至孝。母死後。乃殉母而亡。故身着孝衣。云蓋無常鬼某。家本寒素。母罹重疾。醫禱俱窮。卒不愈。聞百里外有名醫。可愈母疾。乃起五鼓往聘。約儘一日間。起回進藥。不意離家未久。母竟卒。某奔馳百里。求見醫。告以母病。醫不得來。予以刀圭。囑依法療治。某得藥。不敢留連。又奔馳回家。行至中途。得母卒信。大痛幾不欲生。卽於途間易孝服。因跋涉長途。故手雨傘。足藤鞋。盡力奔回。及至家。見母尸。放聲大痛。因狂奔終日。足未停趾。肺腑受重傷。大痛之下。遂吐血而亡。陰司敬其孝。授以無常鬼職。故世傳其遺容。身着素衣。足登藤履。手持雨蓋。口中血流及胸臆。間貌雖惡。固良善之鬼也。

於潛署鬼

丁叔和言。民國六年。杭州有省委李某。赴於潛縣署查辦案件。李至署。見廳事中懸掛照片一紙。乃署中全體人員合照之像片也。片中立者坐者。各具姿勢。而衆人之後。隱隱又現二人影。戴紅纓冠。皆着

前清之服色。李見之詫怪不已。謂民國以來。安有前清服色之人員。在署中任職者。怪而問故。衆答曰。此事甚奇。當拍照時。並無此二人在場。不意洗出後。乃見之。想是清代人員。歿於署中。其魂羈滯而未。能歸者。見衆人照像。偶出窺視。竟攝其形於鏡中。但鬼出於夜。照像乃白晝之事。何以鬼亦露形。閣署雖知爲鬼物。至今猶未能研其究竟。李聽訖。悵然若有所思。差竣歸省。嘗爲僑叢道所見云。

狐仙

清光緒間。浙江嘉興釐局李曉丹委員。京兆人。性癡直。不信鬼狐。局中固多狐。歷任委員皆奉祀惟謹。無敢懈怠。李接事後。非惟不敬。且怒詈之。俄而局中怪大作。什物無故竟失去。或移置他所。多方尋覓。乃得見。李有子。號丹生。隨侍在側。日間就傳讀。夜歸寢。一夜將就寢。忽見枕上置廚刀一柄。銛利無比。鋒向上。直立枕畔。大駭。知狐所爲。遂不敢言。移置他所而已。又數日。睡夢初醒。忽聞異香撲鼻。非麝非蘭。觸鼻醉心。開目視之。見一絕代女子。坐於牀側。不言不動。異香自其襟袖間流出。默念此必狐仙。懼不敢聲。乃轉身面內臥。瞑目不視。又良久。微窺之。仍坐牀側。不少移動。香氣愈濃。乃靜心攝氣。制止妄念。直至鷄鳴後。再窺之。女子乃去。丹生習舉子業。清貴至太史。改革後。任某關監督云。

朱氏子復生

壽州迎河集。朱少甫言。其族中某長者。年近七十。子歿後。僅餘一孫。年十九。已完婚矣。忽罹重病。未幾竟卒。少甫聞其事。親往唁吊。至則見某長者及寡媳。寡孫媳。悲痛幾不欲生。尸前焚紙錢一堆。家人正忙亂間。忽見尸微動。大駭。以爲尸變。人皆出奔。室內只餘寡母及亡者婦。因悲念亡者。不忍離去。故雖見尸動。亦不肯奔。俄見雙眸微啓。索飲已復生矣。走報翁。闔家大慰。於是衆皆入室。探詢復生之緣。委是時因病久。雖復生氣體猶弱。索飲後。顧謂家人曰。速購冥洋及紙錢。焚於戶外。俟我少休息。再爲汝等言其故。家人如言。焚紙訖。病者旋謂家人曰。我此番數本應死。死見冥王。同時亦有一人見冥王。皆跪案下。冥王先鞠彼。歷言其種種罪惡。言時愈斥責愈暴。怒冥王怒極。飭鬼卒置某於油釜。俄而果見一油鼎。滿注沸油。二鬼卒揪其髮。置某鼎內。頃刻間。化黑煙一道。遂不見其人。冥王又鞠朱。顧謂朱曰。汝名某乎。應曰。然。王乃檢冊。良久回顧一吏曰。可檢陰簿來。已而吏檢冊呈上。王閱視已。舉首謂朱曰。論汝壽。只十九歲。應於今日死。但汝祖若父皆好善。謂某年汝祖修某橋。某年汝父作佛事。放餓口。大賑孤魂。歷歷言十餘事。謂此皆善行。可嘉。汝祖年已耄。不可使其無孫。今賜汝壽二十年。可轉去好。自爲人假使。能向善。兼能感動他人。善汝壽。尤可增。朱聆訖。唯唯聽命。舉首竊窺王。只見冥王手執筆於簿中。加二畫。已而曰。速送某返。旋有二鬼卒導朱出門行。將至鎮。朱欲於街市中一遊。鬼卒不可。

許以賄卒。乃允過一錢肆。朱向諗熟。乃趨入櫃內。肆中人皆若無覩。並不酬應。朱忿極。以手玩弄天平法碼。忽不慎。法碼墮桌上。擊觸有聲。肆人怒。向空而詈。謂何物鬼怪。竟敢爾也。朱大怒。轉身出門去。將及家。霍然頓醒。所焚冥鏹。乃賄鬼卒者。後訪某肆。果於某日法碼墮桌上。響震人耳。肆人不知所以。故向空怒詈云。

陰司質證

江北某性廉介。不輕取子。早歲作客。嘗遊於大江南北之間。中年後。杜門謝客。課子躬耕。頗得田園樂趣。忽一日。覺身體不快。倦而思睡。纔就枕。見二皂隸立牀前。謂有事見召。速行毋怠。某自思。向不預官府事。逮我何爲乎。心雖作是想。而身不自主。竟隨皂隸行。俄而至浦口。二皂隸引登渡舟。舟中已有渡江客數人。在三人尋隙地。藏於舟之一隅。舟中客及榜人均若未見三人者。俄頃解纜。乘風破浪。直放江心。舟中客有賣鷄蛋者。籃中儲蛋數十枚。二皂隸見而垂涎。乃竊取生食之。轉瞬間。已食數枚。客忽覺鷄蛋短少。自語云。我籃中蛋被誰竊。云何非我原有之數也。二皂隸相對竊笑。擠眉弄眼。若甚得意。然未幾舟抵南岸。客紛紛下。某亦隨皂隸登岸。行所經道路。皆所習經。入北關。迤邐行去。俄抵城隍廟。曰至矣。領某入。某視之。頓非前狀。彷彿衙署。然見一官。憑几坐。隸進前白事。官謂曰。此案已移提鎮江。

矣。可速往。以便質訊。隸乃下。復引某出。涉空東行。約炊許。二隸相謂曰。至矣。某視之。果鎮江也。導入一衙署。見一官南向坐。二隸進稟曰。某已到案。官卽呼某至案前。問曰。某年某人曾於某處作某事。爾是時在側。應知詳細。某聞言。憶及前事。乃據實稟告。官又顧隸卒曰。提某人來。俄而鐵索唧噥。某人已伏案下。官呼某質對。某又據實言如前。官忽顧謂某人曰。信乎。某人俯首至地。磬折言曰。知罪矣。官卽揮某下。二隸卒送出門外。一驚遂寤。大汗浸淫。已睡去一晝夜矣。

狐顯靈

宿遷葉乘章。言其邑中有娘娘廟。每逢朔望。香火彌盛。道人必於先一夜。早起洒掃。以備黎明時。香客敬神行之已久。非一日矣。某年又逢朔望期。知次早香客必衆。道人於五鼓卽起。洒掃庭院。是時天猶未明。神龕上燃一燈。光照滿室。道人在階下。糞除積穢。正俯身掃地時。猛抬頭。見神前一婦人。衣裳清潔。明燭焚香。似特起早起進頭香者。但大門未啓。疑其或由後戶入。特恐他人占其先。故未驚及。廟中人只見該婦焚香於爐。自取拜墊。叩拜神前。道人竊思。渠由後門入。必仍由後門去。莫待其行後。無從索取香資也。思及此。乃撒帚於地。趨向殿庭。不意神殿門檻高。道人年耄。跨檻時。偶不慎。竟撲於地。急忙起身。再視之。已一無所見矣。案上既無香火。神前亦無婦人。道人大詫。疑老眼昏花。前後尋覓。形影

俱無少頃。大門啓。漸有進香者。道人忙擊磬。見磬內一小狐。酣臥其中。見人來。驚起逸去。後道人向衆結始末。香火較前尤盛云。

書齋狐仙

先師魏琴堂先生。單縣人。體弱多病。館于家八九年。歿時僅三十餘歲。子家書齋於廳事。俾隔一壁。有便門可通。窗之外。繞以竹籬。綠楊翠竹。雜以花草。居此間。雅無塵慮。一夕。先生偶欲往廳事。中取茶解渴。緩步行去。將及便門。瞥見一女子。立廳事中。靚妝窄袖。淡雅宜人。獨立於南向窗下。廳中保險燈甚明。光照四壁。纖微畢見。先生觀狀。知室中無此人。驚疑不定。遂不敢行。悄聲輕步而回。少頃。晤先君告以所見。先君戲謂曰。君讀聊齋。亦知青風水仙之事乎。雖狐也。風雅宜人。如君繡藉。未必不爲鬼狐所欽慕。書齋幽寂。宜狐之欲來見訪也。相與一笑。未經年。先生辭世。

鬼爭居宅

蘇州盛家浜地方。有巨宅一所。百年前之建築也。陰森異常。有施姓徙居於內。民國十一年臘月十八日晚。司閤者以閒暇無事。同在門房中擲骰爲戲。一轉瞬間。見堂上有一來賓。昂然高坐。閤人方以失於迎迓。自覺疏職。亟入內室報知主人。常卽出見。晤面乃素不相識。細審其狀。見客年可五十餘。寬袍

博補道貌岸然。凜凜然有不可侵犯之概。相與寒暄。謙和異常。約半小時。盡屬敷衍套語。繼忽談所住房屋。囑施某遷讓。施聆言。狐疑滿腹。莫知所由。來賓又謂你我無緣同居等語。施至此不禁大詫。自思並未與此人同居。且素昧生平。何得反賓爲主。出此奇突之語。乃忿然厲聲斥之。並掉頭不顧。詎立時陰風掠面。全身毛戴。打一寒噤。亟回首。來賓已無。於是更爲疑慮。急呼僕跡之。亦無所見。施大驚。未數日。閨家抱病。施憶及前此來賓之言。知爲鬼祟。卽向附近探訪。宅中有無妖異。嗣聞人言。謂該宅廳前院內。上鋪石板。板下有地穴。面積廣寬。中有極粗鐵鍊。懸硃漆棺柩一具。云爲洪楊亂時所留。施卽僱匠發石板。果如所言。且有七石缸兩隻。旋仍封閉如故。不敢動。已預備移遷云。事見新聞報談屑。

碧掌駭人

董贊臣言。昔在某處與二三友人同住一室。窗臨小院。爽氣迎秋。初至設榻其中。頗樂其幽靜。晚餐後相與談天。案上一燈昏黯。不甚光明。忽覺涼風一陣。風過處。窗扉洞開。一巨靈掌。大如紈扇。翠碧色。伸入窗內。衆觀此大驚失色。一胆壯者。急進前掩窗。不意匆遽之間。用力太猛。窗旣合。觸巨掌墮落窗外。衆恐極。遂掩扉就寢。次早同至窗外尋之。見一芭蕉葉。大如所見。蒂折墮地。院中亦無芭蕉。不知何由而至。再四尋覓。別無他異。知昨夜翠掌。卽蕉葉幻形。然窗極高。去地約七八尺。決非人所能爲。且蕉葉

幻爲巨掌。尤屬創聞。大抵鬼狐弄狡。欲乘人不備。擾其清談也。

鬼被擒

合肥董慰農。言其鄉人某。胆氣最豪。一日自城市歸。購茶點若干。以備回家自奉。出城時。天色已晚。愈行愈暗。行至中途。忽見一人立於前。向己懷中竊餅糕而食。月色昏暗中。見其人傍身之左右。頃刻不離。食已復竊。以手揮之。空無所獲。知爲鬼而鬼老饕甚甘。受揮擊必欲盡食。其所有某忿極。揮之不去。擒之不可。於是一面前行。一面籌畫。思得善法。効治之。方洩心頭忿氣。遂將腰間帶解下。雙手擬勢。乘鬼近身時。猛一扣。急繫兩端於脇下。負之而歸。少頃抵家。叩戶。家人開門。問歸何太晚。某曰。頃於途間。縛一鬼。速取火視之。家人謂其妄。取火燭照見所縛者。乃棺之前和也。某卽取置空曠處。架柴火將焚。鬼大號。適旁有水塘。塘中溺鬼聞聲。遙呼問故。曰。君何不慎而被縛。此鬼應曰。我因貪口腹。遂被惡人擒行。將置我於火。奈何。溺鬼曰。幸是火焚。汝假用醋噴。則君從此消滅。我輩中又弱一箇矣。某聞溺鬼言。卽取醋狂噴。已而聲息俱無。直化灰塵而止。

狐仙附體

董慰農又言。童時在一肆中習商業。值夏日。僱泥水匠修理房舍。匠人中一年最少者。偶在牆側便旋。

忽似中魔。兩眼直視。四肢不能動。口亦不言。疑其患急病。乃取針刺其股。針纔着膚。匠忽怒聲大言曰。爾等刺我無益。我非他。乃九仙姑也。言訖發狂不已。衆知爲狐所祟。遂焚香叩禱。謂匠人年幼不解事。冒犯仙怨。乞赦之。匠又言曰。然則送我至觀音庵。卽赦爾。否則不爾恕也。衆唯唯。於是人衆卽焚香於鐘。簇擁就道。此時匠人越於前。衆隨後。一路行去。道經三牌樓地方。過一李姓家門。早年李姓曾有一人就縊死。其鬼羈遲於戶。日久猶未覓代。匠行至此。舉首望其門。乃轉身就鐘內取香灰一掬。向李姓門撒去。已而復前行。至庵內。卽就神前蒲團上仰身而臥。衆奉神位於龕上。叩拜頂禮。訖。回顧匠人已神氣清醒。恢復舊狀矣。但疲倦甚。幾不能舉步自歸。亦隨衆往觀。親見匠人作以上諸態云。

西商報友

合肥張子春。言其邑中有方某。混號光蛋者。家道雖不康。然性鯁介。重然諾。不苟取。予素與西商某交最善。一歲商欲歸。鼻千金付方。囑代保存。約次年返。再交納。方諾之。卽儲其款。雖拮据。未嘗妄動。及次年候久之。商仍未返。已而又經一歲。而商之蹤跡。竟杳如黃鶴。方不能耐。竊思多金儲積。不使生利。未免可惜。乃假其款。自營運。飲羊登隴。獲利漸豐。瞬經四五年。商猶未至。方中年無子。妻有娠。將次臨盆。忽一夜。驀見西商登其堂。神色冷峻。不言不笑。方與語。亦不應。頓知爲鬼。默念數年之別。毋乃物故。今

來者。其魂之欲索儲金乎。思及此。卽謂商曰。吾知君已異物。但君前存之款。仍在我處。分毫固未敢動也。會將購冥鏹。爲君焚化。庶報生前垂愛之情。商聞言。亦未置可否。俄而後室走報曰。妻產矣。驚顧之頃。商已不見。情知商物故。特來轉生爲子。遂亦不明言。舉凡是子所需。盡力供應。毫不吝惜。又數年。子已五六歲。而揮霍豪侈。一任取予。未幾。子年弱冠。方乃取商之存款。計權子母。除子身已用外。僅餘數百金。卽呼子至前。顧謂曰。爾之款行將罄盡矣。所餘者。只數百金耳。子唯唯。旋取數百金出。儘一夕揮霍淨盡。次早返頓改常態。惟埋首讀書。從不輕用一錢。竟爲乃翁之克家子。後家道漸豐。傳之數世。至今小康。子孫猶方興未艾也。

偷生鬼中計

老僕李長盛言。昔有某篾匠。輟業後。擁巨資。老而無子。妻有孕。尙未降生。某日常多暇。每赴城隍廟中。坐書場聽演故事。一日至廟。獨坐廊下。偶困倦。閉目養神。耳畔忽聞鬼語。作二人問答聲。其一曰。君擬投何處。一鬼應聲曰。我將至某篾匠家。索舊欠渠欠我資。共若干。俟渠償清後。我卽歸。其一又問曰。歸期約在何時。答曰。完婚之日。卽便歸矣。其一曰。若然。屆期我來相約。同歸最好。藉汝新人床下藏身。當不致爲人所見。曰。善。行矣。就此分手。某聞鬼語極清晰。所謂某篾匠。蓋卽己之姓名也。驚詫殊甚。張目

四顧旁無一人。乃踉蹌歸。將至家。妻已生子。某心知爲鬼轉劫。特來索久。因憶鬼語。所欠之數目。卽將其數存儲一室。凡兒身所需。皆取用此款。且故奢侈而浪費之。駸循歲月。兒年已十八。完婚有日矣。所儲資。早經告罄。又以別項資財。挹注之。未幾已屆親迎。某乃大宴賓客。極盡奢侈。二鼓後。衆賓導新郎入室。某止其行。呼子至前。詰問曰。我欠汝資財共若干。汝知之乎。頻年歸債。又若干。汝亦知乎。其子聞翁言。茫然不解。所謂衆賓疑其醉。皆竊笑。某出言無倫。次某正色顧謂家人曰。爾等可至新人床下。細搜尋。看有無可異之物。歸報我。家人應聲去。少頃。忿息奔告曰。有赤練蛇。粗若兒臂。盤伏床下。不少動。某曰。是矣。可取此蛇置篋中。不可傷其體。送諸門外。多備冥蠟焚化。我將親往祭禱。言訖。並戒其子勿窺視。家人如言。一切摒擋就序。某乃整衣冠。向蛇長揖。而致詞曰。向者我欠渠資共若干。然頻年清償。早經超過數之倍。渠今轉又欠我若干矣。此款不償。我不能放。使去。請君且自歸。不必待渠伴祝。已忽大風一陣。風過處。蛇亦隱。然後復整新房。送子歸寢。初某於子共話時。皆謂翁醉後謔語。後見蛇乃知翁有別見。及婚祝後。蛇隨風去。又驚翁有通幽之能事。後親友叩故。某乃歷歷道向日鬼語。因就其計。故侈奢費用。使渠欠我不得償。庶能留子不令暫歸去。否則。是晚必喪命於蛇口中。幸我計得售。雖浪費多金。然留得一子存在。不可謂不幸也。

狐仙避亂

懷遠陳叟。余家之姻婭也。年七十。精神鏗鏘。自言其家昔年有狐仙。他人不之見。惟陳能見之。狐常化一女子。與陳對語。陳問爾仙人來自何所。狐曰。我本居京師。庚子歲。拳匪肇禍。聯軍入都。京師一帶。烽烟突起。是以南遷耳。且謂陳曰。此處乃平安福地。我遍閱人家。皆不若居君家爲宜。君毋恐。雖不爾福。亦不爾禍。陳曰。我家計不豐。仙人能濟我貧乎。狐曰。世間財各有主。我自不需錢。亦未便取他人錢。而益君。雖然。君善飲。且代謀酒資。君幸勿嫌少。必有以報命。自此每日給陳二百文。恰敷飲酒費。居陳家十餘年。給陳資亦未間斷。陳往蚌埠經商。狐亦於暗中相隨默佑。陳自明了。他人不見。亦不知。後別去。且云。遲數年。當仍來話舊。囑陳保重。期願壽不難致也。陳現已七十餘。民國九年。余晤於蚌埠。親爲余道狐仙故事。且云。重來之期。應亦不遠也。

縊鬼索命

光緒二十五年間。餘姚魏景餘先生。宰直隸曲陽縣。延山東李經田孝廉。爲教讀師。臘盡散學。李回鄉度歲。行後次日。魏於清晨起極早。獨坐簽押房中。忽見一女子。面容焦黃。神色慘淡。直入簽押房。魏見之大詫。問爾何人。至此何事。女曰。吾來尋李經田者。魏曰。李已於昨日歸矣。女聞言。頓覺失望。自語云。

吾奔馳一晝夜特來尋渠不意渠竟歸然則吾亦歸尋於故鄉可也言已出門去魏訝甚出問家人皆云未見且宅門猶堅閉未啓安有女子入署乎未幾聞李歸家得暴疾卒其兄亦聽鼓直省後爲魏言蓋李幼年曾與鄰女通私約嫁娶後李食言女抑鬱投環死故其鬼責李負約竟索其命以去云

九尾狐

山東馬某言其鄉有老人會蓋卽年老者十人各出資購一美材會中人有作古者卽先取用用後再出資另購一具出資時必具香酒爲大衆備啜此風盛行一時村中有狐仙能化人形或遇宴會時會中人有因他事而不能赴會者狐則化其貌赴會飲食當時人不知事後詢及某云是日未嘗赴會方知爲狐頂替如是已非一次忽一日狐飲大醉化原形臥於井畔馬有親串某居是村是日黎明僕赴井取水見一黑狐臥井畔大幾如驢僕初見大驚旋取扁杖猛擊之中要害狐遂死負歸白主人主見之喜賞以資而留其皮改製一裘着於身冬不沾雪餘一狐尾偉大異常尾之根突長小尾數莖蓋卽俗所謂九尾狐者也

鬼燈

業師魏傑三先生巢縣人言其鄉有農人某偶自他處歸黃昏以後由曲徑轉入隴畝間時在春夏之

交映田水滿。獨步於田埂上。瞥見迎面一燐火。映照水次。某胆氣素豪。亦不恐懼。昂然前進。行至燐火旁。怪其礙路。舉足一蹴。燐墮田水中而滅。某歸家。頓發寒熱。口出譁語。曰：我適在吸食雅片。何預汝事。汝自行路可矣。奈何蹴我燈。墮水無故。擾害我物。勢必責償於汝。言訖。汗流不止。其家知爲鬼祟。乃許償其燈。遂焚冥鏹於戶外。並以紙糊一烟燈焚之。良久鬼始去。某漸蘇醒。問獲罪於鬼之故。方憶途間蹴燐火事云。

蜘蛛怪

前清壽春鎮標營某哨官。奉命出巡。率領兵隊。行至某鄉。值天雨。無處投宿。見一古廟似久無香火者。案上積塵寸餘厚。亦無僧侶。某飭卒糞除房舍。展草於地。藉作臥榻。某獨據一室。兵士皆宿外間。晚餐後。兵士皆就寢。某有阿芙蓉癖。正於榻上吸煙時。瞥見一物自外入。略具人形。身矮而肥。遍體皆毛。面狹小。兩目炯炯有光。蜷伏榻畔。不言亦不動。某初見。知爲怪。然無處逃避。遂亦大胆聽之。仍自吸煙而已。竊思此物來意。莫非亦欲食煙乎。旋裝煙一筒。讓其吸。怪果接槍呼吸。亦不遜讓。如是讓之不已。怪亦呼吸不已。未幾盒中煙罄。某舉盒示之。不意怪卽伸手接盒。轉身出門去。少頃返歸。某盒已滿。注煙膏矣。於是燃膏復吸。直至天微明。怪始去。某亦未與兵士言。及次夕。怪復來。吸煙亦如昨夜。延至第三

日天已晴。霧兵士皆謂今日可行矣。某曰：今未可行。仍須留此。遂將前兩夜事爲衆兵言之。謂：今夕爾等不須寢。各守門戶。某亦攜槍自衛。必擒此怪方止。衆兵唯唯。至夜間。怪果復來。某讓煙如前。旋假意示怪。謂：戶外有人。至。怪果驚。急回首外窺。某乘隙。易煙槍爲火槍。及怪轉身來。某卽以火槍讓之。怪不識。取置口內。某卽就燭。燃火不意槍聲暴發。怪負傷。急竄而逸。地下遺一帶。其一端拖延戶外。長不可測。次早順其帶尋去。約三里許。見一蜘蛛。大如斗。斃於野地。方知爲蛛精也。

吉林疑案

壽州沈哨官。清宣統間。在吉林省帶隊。言其親見一事。云某姓家兄弟二人。仲有一子。伯無嗣。卽繼仲子爲子。是一子兼祧兩房者。伯乃爲子完婚。夫婦卽住於伯家。約半年。子病卒。伯仲皆哭之痛。旋買棺葬矣。越一二日。有行路者。經其墓過。聞棺中有聲。謂我已復活。誰爲我寄信於家。俾破棺得出也。路人卽告其家。皆大喜。卽往破棺。果見子復生。惟病體柔弱。尙不能行。遂負之歸。伯心竊疑慮。謂死已多日。焉有復生之理。察其言語行動。亦如平日。及家人親故來。子皆一一識之。並能道姓名。閤家謂其復生無疑。義伯心終不安。且其妻亦懷疑。甚夜不敢與同寢。越半年。相安無事。姑望孫切。勸媳歸寢。媳頗孝。不忍違姑意。遂大胆歸寢。伯知其事。意頗踟躕。擬竊探其房。正猶預問。忽聞婦在房內發異聲。若受非。

常感觸者。伯大驚。知有變。急取火槍。遙向婦室內發一響。瞥見電光一道。穿牖而逝。乃呼家人起。共往視之。不意子及婦均化鳥。有惟床間血水一汪而已。閤家驚恐。不知所措。婦家聞其事。控於官。謂伯嫁賣其女。特設詞以騙人。官廉得其情。遂往其子舊葬處。勘之。命人掘地深數尺。得一黑棺。棺下有一孔。啓視之。則其子屍在焉。已枯朽矣。再下掘。得一石板。板下有地穴。一人首在內。鮮血模糊。若殺未久者。遂不敢再掘。然終不明此中要領。乃懸爲疑案。姑俟查訪。未久國事改革。沈遂歸。究不知作祟者何怪。往後如何解決也。當掘地時。沈亦帶隊彈壓。親見其事云。

軍官顯魂

安慶小南門外。有警察崗位。一警士值夜班。約三鼓左右。月色朗朗。遙見堤埂上。有二軍官着制服。腰懸指揮刀。一前一後。步月而來。竊謂該軍官。此時逗留城外。有何事故。豈奉命巡視江干乎。俄而漸行漸近。警士忙垂手待立。亟待軍官行至時。以便舉手致敬。不意一轉側間。忽不見。警士大詫。竊思二軍官藏匿何處。舉目四顧。皆平坦之地。並無藏匿之所。伏地遙窺。亦無所見。頓覺毛骨悚然。知夜深遇鬼。蓋光復時。皖省屢遇兵災。所見軍官。乃戰歿之忠魂也。後歸稟長官。夜班一人不敢值。自此遂加派雙崗焉。

老魅驚馬

姚宰臣言。昔在軍營中。值移駐開差時。夜宿民舍。是家屋宇甚廣。除軍官及差弁數人往宿外。別留一室爲飼馬之所。隨營軍馬約十餘匹。均拴於槽上。室中置一燈。馬夫將草料上足後。遂他去。室中別無一人。惟馬十數頭而已。俄聞羣馬亂鳴。兼蹴蹄聲。疑爲馬爭食互鬪。將喝而止之。不意出戶遙視。見一老叟。白鬚駝背。繞馬四圍。循牆根而行。兩手若撒草料狀。且行且撒。馬遇之。蹴嘶亂作。俄而驚及人衆。皆來覘視。呼叱頻施。頓隱不見。馬亦相安就序。不復如前之亂鳴矣。此叟不知爲鬼爲魅。無故擾及馬羣。究不解其意何屬也。

廁中鬼

姚宰臣又言。其六七歲。鄰人某最愛捉抱。一日晚間。某又抱之出遊。行至巷口。遇一友相與談天。遂將姚置立於地。旁有廁所。繞以短牆。姚見廁中有一人。登而大解。是時姚手中攜一玩具。見鄰人與友共話。置己不顧。乃趨立短牆下。將手中玩具。戲置其人之頭上。姚是時幼稚。雖不識其人爲誰。諒小兒戲弄。或不致見責於人。不意將玩具向其頭上一放。只見是人頭漸縮下。須臾之間。縮入領內。僅見空腔。不見頭矣。姚尙不知非人。亦不恐懼。卽呼鄰人指謂曰。丈請視彼我之玩具。爲其人藏入領內矣。鄰人

聞姚語。一回首。見一無頭人在廁內。知爲鬼。撒下友人。遂抱姚急奔。姚猶不知所以。謂鄰人曰。我之玩具。尙在彼頭。未曾取來也。鄰人曰。幸勿言。渠非人。乃鬼也。次日姚猶如故。而鄰人竟臥病月餘。信常人視鬼。爲不祥之兆矣。

于某驅鬼

山東于某。就鄰村大姓家。教讀館。相距三四里。早去晚歸。亦頗方便。一夕館東留飲。夜深始散。館中無宿處。仍擬歸家。主人恐其醉後不良於行。假一驢。令騎歸。于乃跨驢就道。行一二里。口渴甚。且思吸潮煙。雖有煙筒。苦無火。遙見路旁一茅舍。燈火熒然。思繞道乞火。且丐茶潤喉。遂策騎至是家門外。鄉村人家。窗無槓。惟一土穴而已。隔窗望之。內一婦人坐燈下。愁容滿面。若不勝其悲者。婦坐近窗。忽見婦身旁一黑物。旋繞於空際。形如一環。繞且速。微吐光芒。心竊異之。於是且不扣戶。靜觀所以。未幾見婦起。解腰間帶。懸於近窗簷下。似欲投環。當是時。黑物旋繞愈速。婦若不覩狀。惟自結帶作環勢。將就矣。于覩狀大驚。知爲緹鬼求代。醉態朦朧間。亦不恐懼。卽隔窗伸手。猛將黑物奪下。藏於腰際。轉身扣戶。一老嫗應聲啓門。顧謂曰。于先生耶。夜深何得至此。于曰。擬乞火吸煙。並乞茶一潤枯喉。言時。問嫗曰。右間室內。是嫗何人。曰。兒媳也。于曰。子在家否。曰。渠入城市未歸。惟媳自居此室。于又曰。爾姑媳今

日得無鬪氣否。嫗驚曰：先生何以知此事。于曰：適間在窗外見汝媳將投環。是我驅將縊鬼去。料想或不致於死。嫗聞言。卽隔牆呼媳。內無應者。大駭。請于同入室觀之。見媳坐椅上。狀若癡。不言。亦不動。噴以涼水。始漸蘇。于卽勸其姑媳。毋再鬪氣。勸勉再三。始欲行。嫗亦謝其拯救之恩。于告別。牽驢就道。纔出村。驢忽不行。鞭之亦不進。且狂蹶不已。于怪之。一舉首。見迎面一鬼。阻其去路。且責于曰：我自求代。何預於汝。既敗我事。又奪我物。然既往不究。物須見還也。于曰：適間利人死者卽爾耶。爾物固爲我奪。取不汝還矣。汝雖鬼。吾不恐懼。任爾如何可矣。鬼曰：爾氣運旺。暫不能奈何爾。三年後必索爾命。于曰：任憑汝技。倆行之可耳。言訖。揮鞭策驢。驢猛竄於前。聞鬼在身後。嗚咽哭泣而去。于既歸。次早取物出視。狀類牛角。又類木炭。色黑而柔軟。刀砍錘擊。莫之能傷。乃取鐵錐置火內。燒赤紅。錐孔於一端。貫以繩。懸於腰際。若佩玉然。每出以示人。皆不識爲何物。後十餘年。鬼竟不來索命。徒大言恐嚇而已。

宿遷錢穀

宿遷縣署刑錢一席某。紹興人。素患痰病。醫久不愈。在署中供職有年。忽於夜間得一夢。夢一女子。素不相識。贈藥丸一枚。赤紅色。云可愈痰。令某食之。某夢中甚感女子惠。受而服下。亦無藥味。俄夢醒。覺下體有異。以手捫之。竟化爲女。大駭。羞愧萬分。至次日。日中未起。皆怪其貪眠。隔窗呼喚。某羞不敢應。

再四呼之。忽聞房內哭泣聲。細聽之。乃女子聲也。破扇入。見某臥床上。以被蒙面。迫而揭視。面目如故。惟鬚髮盡脫。問所以。某自言得夢狀及醒後化女。某謂已亦不解何故。但形體變。更父母妻子行將不諒。入只矣。言訖。嗚咽欲絕。儼然女音。事聞於邑宰。勸令歸家。某亦無顏戀棧。乃行。自思形體非我。着於見人。及行至鎮江。在船上。於夜間無人時。自投江死。

鬼婦生子

廬州東鄉某匠人。得祕授。能治鬼。有方丹。修合藥丸。誘鬼食下。卽不能幻形。囊中藏是丸。恆不去身。一歲偶往南鄉陶鎮。爲大姓家作活計。大姓有凶宅。早年一僕婦死於內。遂封閉。人不敢居。聞某能治鬼。欲其一宿是室。試有無效。驗遂徵求某意。某許諾。是晚卽宿其室。至夜分。果見一女鬼來。揭帳見某。怒謂曰。何處男子。敢占我婦人榻。某起坐。笑應曰。爾勿怒。且請坐。吾與爾言。鬼曰。我一婦人也。爾男子有何可共話者。且我爲鬼。更未便與生人處。某曰。吾正爲此。爾雖鬼。本無妨礙。吾有良藥。若食之。卽與生人無異。言訖。授鬼藥丸。鬼喜納口。內然猶預不遑。吞某又甘言誘之。鬼果吞下。頓覺形質堅定。欲幻化苦不能隱身。始而惶惶。思遁。繼思我本鬼質。今已人形。又何必隱遁乎。某竊喜。細視鬼貌。美豔無倫。次早引女出。指謂人曰。此我新娶婦也。見者皆驚詫不已。某攜鬼婦歸。使拜母。遂成夫婦。約年餘。生一子。

鬼心甚慰。且事母尤孝。母亦愛而忘爲鬼。一日某將他往。囑其母曰。兒婦爲鬼。幸勿使遊廟。亦不可使至水邊。囑已遂行。其鄰家姊妹輩。素與鬼婦喜。約其同往廟進香。婦不敢行。稟於姑。姑亦遲疑不決。而鄰人屢催之。姑恐啓人疑。遂令往。婦卽同行至廟。衆拜神。婦亦拜神。不意將拜伏在地。忽隱不見。同行者驚訝不已。歸告其姑。姑無奈。急喚子歸。某歸問隱身不見時。究在何處。衆引去指示之。某卽就其地。深掘丈餘。得一黑物。略似柴炭形。遂焚灰拋入河內。然後爲衆道婦之來歷。謂因其留有一子。若不尋根究治。則此子亦終難保留。問所掘黑色究係何物。曰。蠶也。蠶不除。終必爲厲。

縊鬼託孤

孫明渠言其友人楊鼎侯。巢縣人。自言有表兄某。一旦與妻反目。妻忿怒投環死。留一子。纔二周。其家卽將所住室。封閉不啓。約半年。鬼忽發現。室中漸有響動。其家知爲鬼。更無敢入是室矣。雖白晝。往往聞其聲息。惟未見形耳。一日午後。家人偶在其窗外晾衣。忽聞室內言曰。爾等宜善視我。子不得虐遇。聞者大驚。呼家人皆至。共立窗外聽之。俄而室內又言曰。爾等皆立此。何爲我所警告者。不過善遇我子而已。他無所囑也。事已至此。誰不知我爲縊死鬼。聽其聲與生前無二。是時衆中有勇而好事者。取石塊擲於窗內。不意觸鬼怒。卽以其人之石。還擲其人之身。又有持竹竿者。自窗隙刺入攪擾之。忽覺

彼一端爲鬼所執。窮力相爭。人奪於外。鬼奪於內。良久方止。自此人益恐懼。皆善視其子。毋敢疎慢。如是約二年。人人心目中。皆有一先亡縊鬼在。後其家遷往他處。空其室。任鬼居之。蓋避鬼患也。鬼亦未隨家人行。想仍在舊宅居住。惟怪其甘心獨處。而不思求代。奇矣。

鬼下帳

合肥張子春。自言其小時。偶隨祖母自親串家歸。道經城北演武廳。叢莽處也。時雖初鼓。而空曠之區。行人極少。張手一提燈。行於前。祖母在後。正行時。燈忽不明。迎面有黑物。高如牆堵。阻不得進。轉身尋歧路。黑暗中。忽見羊腸狹徑。現於前面。卽順其路行去。而手中燈依然昏暗。默念日間由此過。未嘗見有狹徑。何此時頓改舊狀也。心旣疑慮。卽回身問祖母。不意回首時。祖母忽不見。左右尋覓。是時黑夜中。數步外卽無所覩。遙見白色一片。不知何物。彷彿白紗帳幕。然張大懼。止不敢行。大聲呼祖母。惟聞遙應聲。似出自白紗帳幕中者。懼極而號。幸祖母已應聲。遙呼慰問。已而祖母至其前。止張哭。問何所見。再舉首四顧。白紗黑物。及羊腸狹徑。均化烏有。乃告祖母適纔所見。仔細辨認。所行處並非大道。若再前進。卽失足墮溝渠中矣。此卽俗謂鬼下帳。專迷惑夜行者也。

廟旁女鬼

張子春又言。其童年時。情竇初開。所居宅附近城隍廟。廟旁廟後皆曠。無人居。一夕偶欲大解。卽至廟旁牆根下。蹲身於地。月色昏黃中。忽見三女郎。齒相若。年約及笄。聯袂同行。直往廟後而去。張是時初解人事。性佻達。顧謂三女郎曰。此時爾等欲往何處去。言已。女郎若未聞者也。行走如故。張竊思廟後乃空曠之地。夜無人行。渠等同往。必有幽會。旋大解訖。卽起身整衣。躡足追去。不意將至轉角處。三女郎見有人來。卽止而不前。同避身立牆下。及張追至。月下視之。頓非前狀。皆高大逾於常人。面貌亦不如前之俊俏。神色冷峻。使人望而生悸。張知爲鬼。頓覺毛骨悚然。反身急奔。不敢回顧。幸張覺悟尙早。動念與止念在頃刻間。設不慎略與狎近。則變怪不知胡底矣。

鬼母教子

金陵鄭某。言有行路者。黃昏以後。見一女子哭於途。甚哀。旁有破敗瓦屋一間。某惻然憫之。叩其故曰。孤苦一身。僅賴此間破屋避風雨。頃聞地主欲拆去。別建新室。爲後來者居。是以悲耳。某曰。業主爲誰。吾將代緩頰。幸能留而不拆。或有益於娘子。女聞言喜。告以業主姓名。且致謝焉。某遂行。次早擬訪業主。行至昨夜逗留處。不意頓非前狀。乃荒地一區。並無房舍。一坟墓。年久失修。將次平沒矣。頓悟。昨所遇者鬼也。然旣允其言。未可失信於鬼。擬訪業主問故。正徘徊間。忽見數人肩一材。止於是。意卽埋葬。

於此。某卽進前叩姓名。果如鬼言。乃故作愧怍狀。請於業主曰。某有前妻。早歲病歿。無葬處。曾經竊瘞於此。幸君哀而原宥之。今君昇棺來。倘能別擇葬處。不使暴露亡者骨。則非惟生者感恩。卽亡妻亦蒙惠於九泉也。業主性豪爽。聞某言。亦卽慨然應允。遂別尋葬地而去。某中年無子。自是妻忽有娠。未幾舉一子。又數年子已就學。聰穎異常。每於睡夢中見一女子教其讀。且謂子曰。爾不我識。我乃爾之前母也。迨後師覺其學業進步速。竊異之。問誰所教。子告以夢中事。師又轉詢某。某沉思久之。頓憶昔年丐業主假託前妻之墓竊葬其地。今入夢教子者。毋乃是乎。夜夢女子來。謂某曰。是子也。吾所贈君者。前蒙惠及。泉壤認作糟糠。感不去懷。故贈君。是子以報德。自今以往。子亦應爲吾子。吾非他某姓之處女也。歿葬於是。某聽訖。頓驚寤。感鬼之忱。命子別立一主而奉祀焉。後其子舉孝廉。

僵尸教讀

鄭某又言。有塾師某。一旦病卒。已埋葬矣。不意成爲僵尸。奔走百里外。爲大姓家延之課子。大姓有二子。皆就某問業。荏苒三年。某忽辭館欲去。奉以束修。堅不受。問何往。曰歸省耳。二子感其相愛之誠。遂親送回里。行至一處。離某村僅十餘里。會將抵家矣。二子忽遇一友。頗解陰陽術。相與寒暄。忽覩其師。識爲僵尸。大驚竊謂二子曰。貴師非人。乃僵尸也。汝二人不可再隨其行。恐將不利於君等。二子聞言。

曰然則奈何。曰幸我有術在。祈毋恐。言訖取一符謂曰。將此粘於貴師額上。渠即不能自由矣。二子如言。伺某不備。即貼符於額。某果直立不能動。口亦不能言。已而又出四符。貼於四肢。囑二子曰。速報其家。二子遂尋至某村。恰值其家延僧作佛事。云是日除孝。故誦經超度亡魂也。二子告以故。其家大駭。隨往視之。果某也。顏色如生。發其棺。已空無有矣。知爲走尸不誣。乃取火焚之。

僵尸生毛

鄭某又言。其鄉一少年死。葬兩月餘矣。一日有地師經其處過。問此墳爲誰家所葬。墓中人已化僵尸。設不早制。一經百日後。則僵尸自能出走。或爲近處害。或爲遠方人害。均不可測也。乃召其家人至。告以故。其家不信。謂墓中人係病死。非暴卒可比。且入土已兩月之久。未見有何變故。此時安能化僵尸。地師曰。固知汝家不堅信。但依我術驗之。我知墓中人刻已遍體生毛。且一經開棺。其尸自能坐起。惟尙不能行走耳。若百日後。即難効治矣。其家聞地師言。疑信參半。乃與地師約。謂開棺驗看。若果如所言。當不吝酬謝。倘不然。即以無故開棺論。兩方憑人立約。遂啓墳開棺。不意棺蓋甫啓。果見尸體容顏不改。白毛寸餘長。居然欠伸起坐。其家大駭。仍納尸棺內。購一鐵釘。長尺有咫。由棺蓋上釘入。直貫其胸。經此一制。尸遂不能起。乃厚酬地師而去。

淫鬼媚人

合肥某染匠。夜行於北郭之外。遇一婦。迎面而來。某四顧無人。欺其孤身行野。乃挑以微詞。婦不拒。遂野合於枯塘之內。天微明。有行路者。見染匠獨臥於枯塘。且作狎褻狀。怪而呼之。不應。乃行至前。擊以掌。匠始蘇。問在此何作。茫然不應。狀若中魔。扶送至家。臥病幾殆。病中常爲人道所遇。知是淫鬼媚人。聞者咸有戒心。有陳某。傭工城內。家住於北郭外。每夕歸家。必經其處。一夕將欲歸。同人戲謂曰。爾不知某染匠之事乎。今夜已晚。可勿歸矣。陳曰。無恐。乃假鄰人一手槍。用以自衛。行至其處。果見一婦人。年輕而貌美。迎面行來。陳卽避立路側。讓其行過。然後乃行。未數武。又見前婦迎面而來。陳又避道讓之。已而又遇第三次。心知爲鬼。遂出手槍迎擊之。槍聲既響。鬼應聲滅。不意槍筒暴裂。傷及手掌。次日不能工作。其居停命人探諸其家。方知昨夜陳亦遇鬼云。

死後孽緣

統領某。行伍起家。擢升統領。生平喜食豆漿。其汛地有豆腐店。夫婦二人並一女。女年及笄。每早某至其店購漿飲。日久遂與女通。事爲長官所聞。長官軍令嚴。殺統領而儆其衆。女父母探知其事。轉責女。謂某起身行伍。漸擢今職。功名幸博。得亦犧牲代價而來也。今因爾故。喪其身。且死於非命。爾問心安。

乎。否。乎。女。聞。言。羞。忿。自。責。無。何。仰。藥。死。其。父。母。雖。痛。女。亦。無。如。何。乃。厝。柩。於。某。廟。中。初。某。伏。法。後。同。官。停。其。靈。於。會。館。距。某。廟。約。二。三。里。許。有。木。匠。某。偶。爲。人。家。作。活。計。夜。無。宿。處。乃。往。會。館。寄。宿。會。館。空。曠。無。人。居。匠。人。至。遍。尋。內。外。見。一。靈。停。側。屋。中。心。頗。疑。懼。不。敢。宿。正。廳。遂。寄。宿。承。塵。上。側。身。而。臥。面。對。停。柩。至。夜。半。忽。聞。聲。響。啓。目。微。窺。見。棺。蓋。忽。啓。一。人。自。內。出。兩。手。捧。頭。安。置。項。間。又。恐。偏。而。不。正。端。詳。再。四。然。後。自。棺。內。取。一。煙。管。徐。步。出。門。去。匠。人。知。爲。鬼。亦。不。恐。懼。起。身。追。於。後。行。約。二。三。里。至。某。廟。鬼。側。身。入。匠。於。牆。外。遙。覘。之。見。鬼。登。戲。臺。上。一。女。子。出。迎。相。見。笑。語。意。頗。狎。褻。匠。人。竊。謂。鬼。亦。有。姘。婦。是。誠。奇。事。乃。轉。身。歸。會。館。取。墨。斗。彈。其。棺。之。前。後。復。取。尺。量。之。然。後。登。樹。巔。自。以。繩。縛。腰。際。恐。防。下。墮。以。待。鬼。歸。佈。置。已。俄。見。鬼。回。尋。至。棺。側。見。墨。斗。線。繩。之。跡。懼。不。敢。入。忽。見。樹。巔。有。人。乃。仰。面。哀。懇。曰。我。與。君。素。無。仇。隙。何。故。阻。我。歸。路。我。非。他。生。前。爲。統。領。與。某。氏。女。有。夙。緣。長。官。雖。殺。我。孽。緣。猶。未。盡。故。每。夜。仍。尋。舊。好。也。祈。君。除。去。墨。繩。跡。俾。我。歸。棺。感。且。不。盡。匠。不。語。鬼。數。數。哀。之。始。終。不。應。鬼。怒。變。惡。狀。威。迫。之。匠。亦。不。應。俄。聞。雞。鳴。鬼。倉。惶。旋。轉。撲。地。化。煙。霧。斯。須。滅。跡。次。早。有。人。尋。某。匠。見。其。在。樹。巔。口。吐。白。沫。已。不。能。語。乃。解。而。下。灌。救。漸。蘇。始。道。夜。來。事。未。三。日。匠。人。亦。卒。

鬼報恩

合肥姚子元言。邑有兩兄弟者。伯讀書。仲務農。伯屢試不售。奮讀愈勤。一歲又將赴試。父母命仲子代負行裝。仲忿然曰。枉耗旅費。試何益乎。若將旅費給我。我自往就試。或得售。必有以慰父母望。父母聞言竊笑之。然不忍拂其意。果給資。使獨往。仲乃欣然就道。奔馳終日。夜無宿處。至一村。投一富貴家。告以來意。司閭代達。主人憫其失路。乃留之宿。是家少主人死。停柩在室。仲所宿處。密邇靈堂。至夜分。忽聞有婦人哭於靈前。其聲甚哀。仲驚起。逡巡往勸之。少婦知爲行路客。昨夜寄宿其家者。遂止哭視仲。雖農家裝束。然年輕體健。頓觸婦淫亂之心。於是含笑示意。仲不可謂汝爲富貴家宅眷。想亦名門淑女。今若此。非惟自身墮節。門第亦且蒙羞。尙乞慎思。節慾不獨保全一身之令名也。言訖不待天明。遂告辭去。婦愧悔交併。卽於仲行後。投環死。仲固不知已。而試期已屆。仲雖入場。茫然不知何作。惟俯首研墨。別無所事。鄉號一叟。文早成。忽患腹痛。不能作書。仲往問詢。得其故。乃代爲摩挲。不意仲一着手。叟病卽愈。遂大爲感謝。叟曰。吾老矣。縱博得功名。亦無所用。愿將文稿贈給君。聊報拯救之惠。今日事假非君照拂。老朽必無生還之望。仲喜受而錄之。卷少頃出場。歸寓。倏見一婦人。檢衽謂仲曰。前聆訓誨。感愧莫名。身雖死。幸名節未喪。兩姓得保令名者。皆君之一言所賜也。無以爲報。今日場中。叟病固吾所爲。必待君爲摩挲始愈。所以然者。正欲彼叟贈君文稿耳。君宅心端正。是科得售必矣。言已珍重。

而退。仲若夢醒。詫怪甚。然適間情景。如在目前。追憶婦人容貌。蓋卽途中借宿之家。規勸誘奸之少婦也。

召亡術

吾國向有召亡術。習是術者。類皆女巫之流。然作僞居多。真者百無一二。近時歐洲研究靈魂學。亦有召亡之事。聞某大臣昔爲駐歐欽使。曾延術者代召其已故先靈。與欽使問答。聲音儼然如在生時。並敘述家常瑣事。一一不訛。奇矣。以西歐之人。向不習東亞語言。而能召東方之鬼。居然操東方土音。其非作僞者可知。且遠隔重洋。相去數萬里。呼吸之間。亡魂卽至。何其術之神也。人家亡故先靈。去世已數十寒暑。平時不聞一念子孫。爲子孫者。春秋祭祀。雖竭盡孝思。至誠禱祝。亦未聞有何感格。奈何術者欲召。卽應聲而來。且甘心聽受役使。毋乃疎其所親。轉親其所疎乎。此理究何故耶。若謂陰陽隔闕。不使親其子孫。何對於術者。便不隔闕。召之卽至。揮之卽去。豈術者操術神妙。威權直達幽冥。歟。受召之靈魂。雖不欲來。亦不敢不來。雖阻隔重洋。千里萬里。魂亦不敢憚遠。且不敢違其時刻。歟。噫。幽冥情狀。神鬼事跡。苟不自言。人安得知其底蘊乎。昔唐皇追思貴妃。臨卽道士以精誠召致魂魄。或卽此術之鼻祖歟。

考舍冤鬼

王少魯言。昔在南關鄉試時。坐於西號。有一友坐東廂。洪字號舍。下午無事。偶至洪字號中。訪其友。坐談未久。忽聞號兵驚詫。大呼曰。各位先生須仔細。恐洪字號中。早晚將有事發生也。衆問故。曰。頃見一女子。以扇遮面。趨入此號。必係報冤之鬼也。衆斥其妄。謂場屋中。安得有女子。少頃各歸號舍。及至次夕。忽聞人聲大譁。驚相呼告曰。洪字號中。一人無故就縊死。王聞言大驚。急往晤其友。相見之下。友曰。君來大善。我正擬遷往君處。因鄰舍一人死。觀其惡狀。不勝恐懼。其死也。並非就縊。狀若爲人扼其喉。急遽氣悶而亡者。問尸在何處。曰。已吊出場外去矣。言次。忽見號兵至。謂二人曰。我早知有事發生。不幸言竟中。昨爲諸君言。皆斥我妄。今果何如乎。我氣運不及諸君。昨夕所見女子。固知是鬼某生。必有冤孽。債不幸性命。竟爲鬼索去也。

溺鬼崇人

長江某輪船買辦。初擢是職未久。居三層樓上。一日由上海開班上駛。行過安慶。時值夜半。某買辦偶傍欄干小解。及歸臥室。忽似中魔。以手掌自擊其頰。且口作譏語曰。我適纔上船。爾竟向我口中小便。致我口污穢不堪。是可忍。孰不可忍。必怒爾。知悔方休。於是驚及儆。成來問詢。視其狀。知爲鬼祟。問

爾何人。何故被某溺汚其口。應曰我爲某。向在某省遊宦。挈眷九人。某年因旅行。在江寬輪船遇難。皆溺斃。幸我略識水性。未遭淹斃。遊泳至楚材船側。意欲呼援。不意船上人開槍。遂中彈死。故我一家九人。皆同時遇難。今欲乘汝船至黃石港。詎料甫登舟。適某溺汚我口。故懲其不慎云。又問曰。爾一人在此。餘八人皆往何處。曰。悉在汝船上。俄而職事人等陸續中魔。計其數恰九人。遂哀懇勿祟人。俟至黃石港時。常多焚紙帛。資爾冥間需。未幾船抵黃石港。乃呼其名。導引登岸。大焚冥鏹。向空禱祝。歸視船員。皆陸續病愈。漸復原狀矣。

三人同夢

余友葛民君。云有黃鶴壽者。鹽城東鄉人。早年高小同學也。生六歲而孤。越二載。母復棄世。教養於叔父家。稍長。讀書明理。以未報劬勞爲恨。故歲時祭祀。哭泣致哀。且盡日不食。若值其父母週誕。雖急事不他往。堅守聖賢與祭之誠。徵盡人子之職。是月初六。爲其母週記期。壽於前三日適姑丈陳曰祥家。賀喜。及祀期前夕。大雨。鶴壽辭姑丈。擬冒雨歸。堅留不允。再力辭。終未遂。壽夜夢一嫗危坐榻沿。數而責之曰。余妊汝。生汝。且育汝八年。汝今始克自存於世。翌朝我週日。爾竟因留不返。何安乎。言畢。推之而去。鶴壽驚醒。大哭。姑丈聞之。披衣自別室來。叩之。愕然歎歎。並告壽。同時伊夢有婦人責其留子等。

語。迨天色黎明。卽促家人治膳。食鶴壽以歸。途遠。壽望門楣。時已下午。家人爭迎。道上曰。我輩知爾。此時必歸也。壽詢其故。悉昨日母靈魂附壽妻云。種種家常事。且謂壽兒明日午後歸。勿早祭也。噫。鬼神之說。古代有之。近今科學發達。舉人以迷信恥而不言。顧黃氏之事。余友聞於鶴壽之叔。信而有徵。特表之。以供研究靈魂學者參考之資料焉。

照中鬼

京師某照相店。素負盛名。一日有少婦。獨往攝一影。約一週後取件。及期而往。店中人告以前攝片毀。須重攝。不得已從之。又越一週而去。則謂片又壞。不能印。少婦已微愠。然亦無可如何。遂再攝焉。乃至第三次往。而店中人仍以再攝。請不覺大怒。以爲卽使片毀。亦須出片一視。店中詭稱已棄去。而神色張甚。少婦迫之急疑。其有惡意也。始瑟縮以出。則少婦之旁有美男子侍焉。三攝而三。然店中人不知其故。恐遭輕薄之責。未敢實告。而少婦一見。則大哭。美男子非他。蓋其已故之夫也。遂命店中爲印數幀。以去。此事甚奇。

